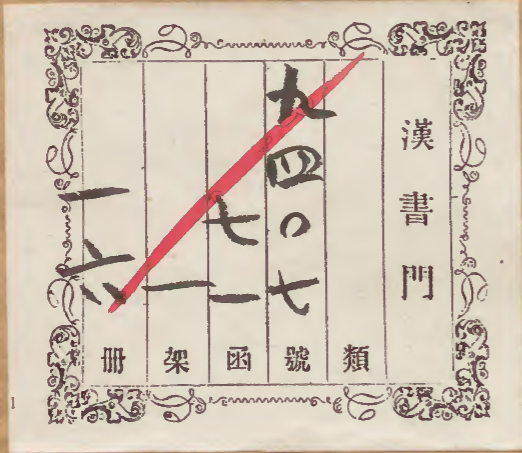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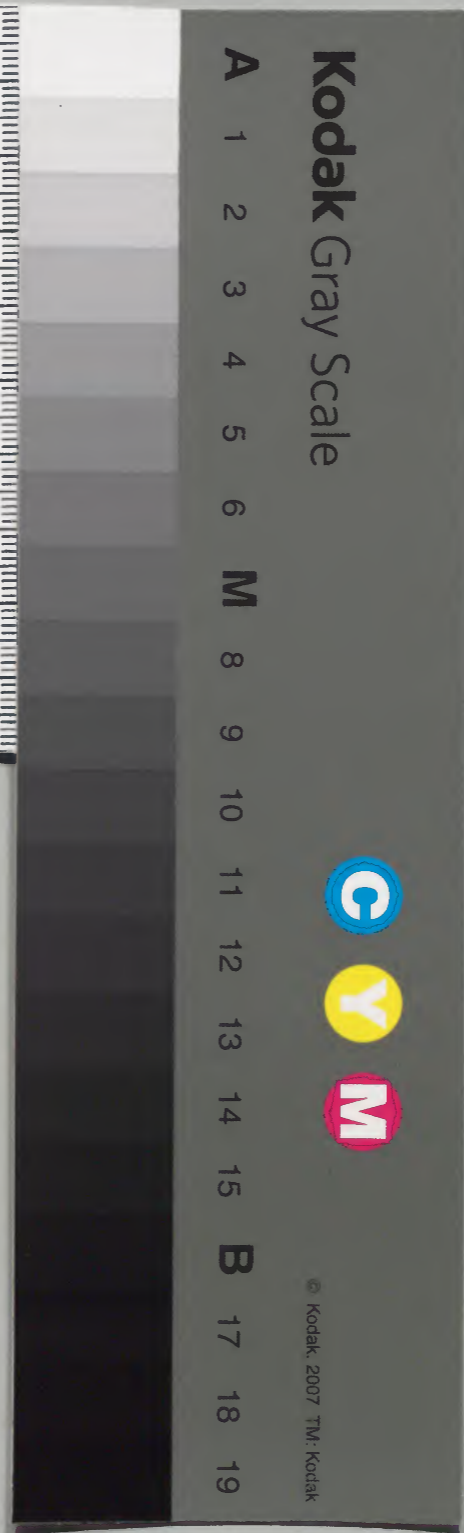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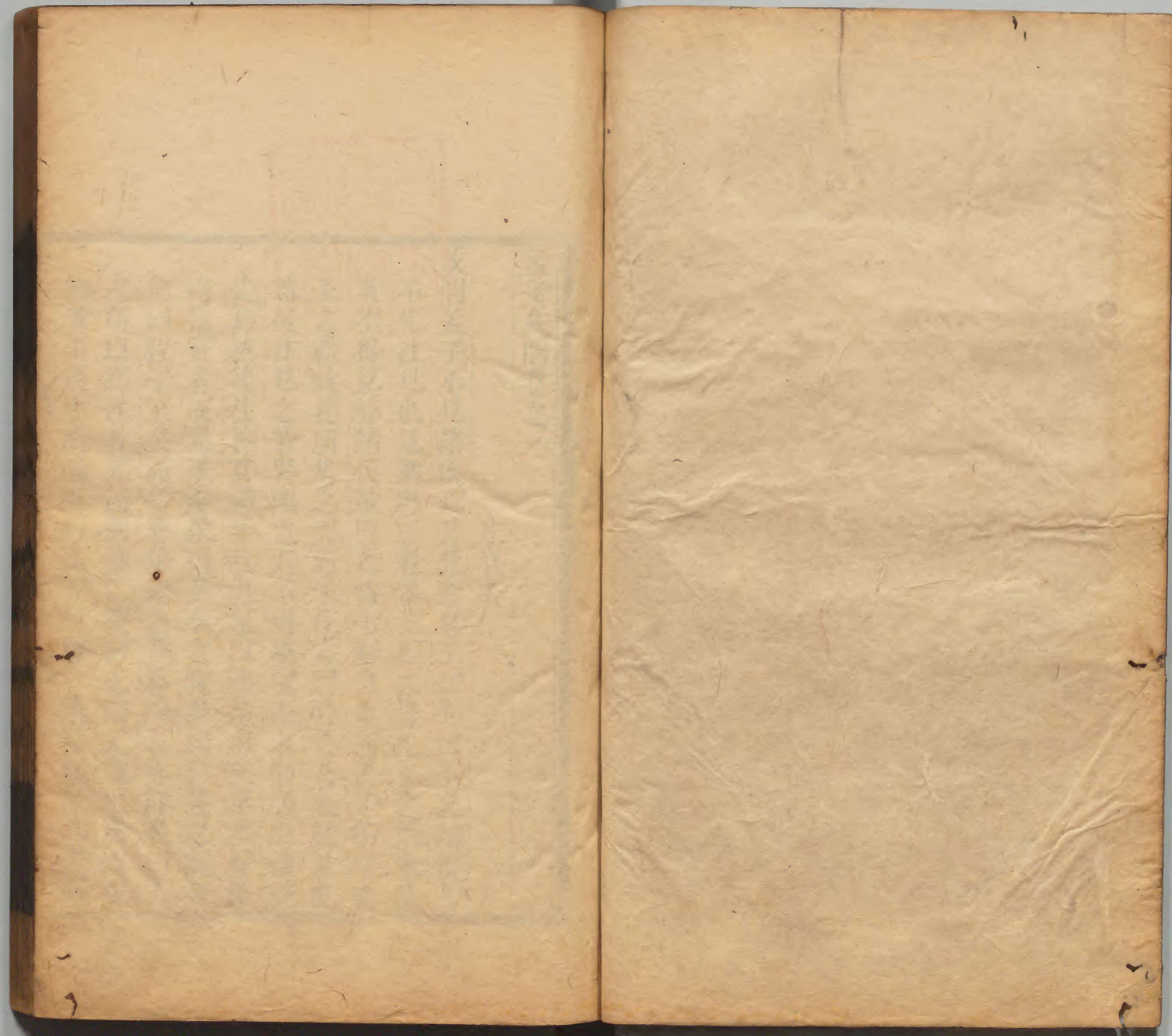
朱子遺書

孟子或問
卷一至十四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07
冊數	16	(8)
函號	298	2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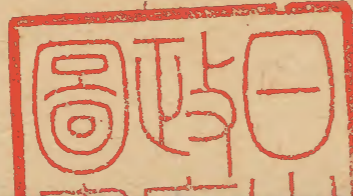




孟子或問卷之一

生熹著

哉則孟子不見諸侯此其見梁惠王何也曰不見諸侯者
 不先往見也見梁惠王者答其禮也蓋先王之禮未仕
 者不得見於諸侯戰國之時士鮮自重而孟子獨守先
 王之禮故其所居之國而不仕焉則必其君先就見也
 然後往見之若異國之君不得越境而來則必以禮貌
 先焉然後往答其禮耳故史記以為梁惠王卑禮厚幣
 以招賢者而孟子至梁得其事之實矣曰仁義之說奈
 何曰程子至矣而予於論語之首篇論之亦詳矣曰人
 之所以為性者五而獨舉仁義何也曰天地之所以生
 物者不過乎陰陽五行而五行實一陰陽也故人之所



以爲性者雖有仁義禮智信之殊然曰仁義則其大端已舉矣蓋以陰陽五行而言則水火皆陽金水皆陰而土無不在以性而言則禮者仁之餘智者義之歸而信亦無不在也曰然則其或主於愛或主於宜而所施亦有君親之不同何也曰仁者人也其發則專主於愛而愛莫切於愛親故人仁則必不遺其親大義者宜也其發則事皆得其宜而所宜者莫大於尊石故人義則必不後其君矣曰然則其必爲體用而不混者何也曰仁存諸心性之所以爲體也義制夫事性之所以爲用也是豈可以混而無別哉然又有一說焉以其性而言之則皆體也以其情而言之則皆用也以陰陽言之則義體而仁用也以存心制事言之則仁體而義用也錯

綜交羅惟其所當而莫不各有條理焉程子之言蓋特舉其一爾曰義以制事而言則固外矣而程子非之奈何曰義之爲用則固施於外矣若其施者則又安得而外之乎此其所以有體用之殊而無內外之別學者所宜明辨而熟察之也曰子謂仁義未嘗不利則是所謂仁義者乃所以爲求利之資乎曰不然也仁義天理之自然也居仁由義循天理而不得不然者也然仁義得於此則君臣父子之間以至於天下之事自無一物不得其所者而初非有求利之心也易所謂利者義之和正謂此爾曰然則孟子何不以是爲言也曰仁義固無不利矣然以是爲言則人之爲仁義也不免有求利之心焉一有求利之心則利不可得而其害至矣此孟子

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也且夫利者義之和固聖人之言矣然或不明其意而妄爲之說顧有以爲義無利則不和故必以利濟義然後合於人情者雖其未聞大道又有陷溺其心而失聖言之本旨然亦可見利之難言矣曰太史公之歎其果知孟子之學耶曰未必知也以其言之偶得其要是以謹而著之耳使其誠知孟子之學也則豈其崇勢利羞賤貧而不自知其非耶曰諸說如何曰程子取字之訓恐不若舊說之爲安其他則皆善矣而其所謂欲之甚則昏蔽而忘義理求之極則侵奪而致仇怨者則尤切於事情學者所宜日淡省也張子以謀之遠近分主仁義似亦未安然其所謂爾爲爾我爲我各定其分則得爲義之要矣范氏之言明白

條暢雖雜引經傳之文而無遷就牽合之病其體與大學傳文相似所以告君者當如此矣然其所謂利物之利卽所謂義之和耳蓋未有不仁不義而能利物者亦未有能利於物而不享其利者也楊尹之言則知此矣或問二章之說曰張子不保其樂之說尚矣其引顏子之樂非孟子之本旨也其曰聖賢言極婉順未嘗拂人情者亦施於此章則可彼或出於人情之不正者又安可以不拂乎楊氏樂民之樂之說亦非本旨合與下文通爲一條但引起下文之意耳曰其以利害難易爲言者果聖賢之心乎曰此非謂教君以求利而苟幸其言之易行也但其理自如此耳然語意之間淡以拂其君之欲爲慮亦若張子之云者殆皆記者之失也與尹氏麋

鹿魚鱉遂性之言則孟子初無此意也亦曰民樂其然則可矣

或問三章之說曰諸說皆善但范氏論王道之始於下文品節之事失於不分先後詳略之序其以狗彘食人食者專為豐年小民之事恐亦未盡然其意則詳備而有可行之實矣楊氏以王道之始一節為仁心仁聞似亦未安蓋不違農時以下罔已有法度之施但未至於詳密耳尹氏又以一章首末皆為王道之始則其考之亦不詳也曰既曰魚鱉不可勝食矣又曰老者然後可以食肉何也曰魚鱉自生之物養其小而食其大老幼之所同也至於芻豢之畜人力所為則非七十之老不得以食之矣先王制度之節始於略而終於詳大率如此

曰必五十而後衣帛七十而後食肉何也曰此先王品節之意所以教民尊長敬老而節用勤生也若其意則豈不欲少者之皆衣帛而食肉哉顧其財有不贍則老者或反不得其所當得耳賈誼有言古之治天下者至織至悉故其蓄積足恃亦此意也曰謹庠序以申孝弟之義徐氏之說奈何徐氏曰老者衣帛食肉而少者不蓋方其養之而教固已行其間然猶以為未也故又為之庠序以申之而致其詳焉曰孟子之意未必然然其為說亦密矣

或問五章之說曰二說皆善但楊氏仁者無敵之言為過耳

或問孟子以梁襄王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而譏之然則必以勢位自高而厲威嚴以待物然後得為賢耶曰不然

也夫有諸中者必形諸外有人君之德則必有人君之容有人君之容則不必作威而自有可畏之威矣苟無其德而欲矜勢位以厲威嚴是乃所以益見其盈滿而妄作耳曰言之急遽亦何譏耶曰良之六五以中正而言有序而呂氏之言亦曰志定者其言重以行不定者其言輕以疾然則言貌固皆內德之符不惟可以觀人學者雖以自省可也曰孔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而孟子訟言其君之失如此何耶曰聖賢之分固不同矣且孔子仕於諸侯而孟子爲之賓師其地又不同也抑七篇之中無復與襄王言者豈孟子自是而不復久於梁耶曰或謂孟子蓋美襄王之能謙以下人而悅其所問之大爾非譏之也信乎曰若然則孟子之言當有贊美

之意不若是其略而易也且果如此曷不遂輔之以有

爲耶

或問王霸之辨曰董子程子范氏楊氏之言備矣然推其意則猶有可言者古之聖人致誠心以順天理而天下自服王者之道也後之君子能行其道則不必有其位而固已有其德矣故用之則爲王者之佐伊尹太公是也不用則爲王者之學孔孟是也若夫齊桓晉文則假仁義以濟私欲而已設使僥倖於一時遂得王者之位而居之然其所由則固霸者之道也故漢宣帝自言漢家雜用王霸其自知也明矣但遂以爲制度之當然而斥儒者爲不可用則其見之謬耳若尹氏直以本末爲言則固有所不盡也曰齊王不忍一牛之死其事微矣

而孟子遽以是心爲足以王者何也曰不忍者心之發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之所得以爲心者也是心之存則其於親也必知所以親之於民也必知所以仁之於物也必知所以愛之矣然人或蔽於物欲之私而失其本心之正故其所發有不然者然其根於天地之性者則終不可得而亡也故閭而值其不蔽之時則必隨事而發見焉若齊王之興兵結怨而急於戰伐之功則其所蔽爲不淺矣然其不忍一牛之死則不可不謂之惻隱之發而仁之端也古之聖王所以博施濟衆而仁覆天下亦卽是心以推之而已豈自外至哉王旣不能自知而反以桓文爲問則孟子安得不指此而開示之耶然戰國之時舉世沒於功利而不知仁義之固有

齊之百姓又未見王之所以及民之功是以疑其貪一牛之利非孟子得其本心之正而有以通天下之志盡人物之情亦孰知此爲本心之發而足以王於天下哉曰然則孟子旣告之矣而王猶不能自得其說何也曰固也是其蔽之極深是以暫明而遽昧也曰君子之遠庖廚何也曰禽獸之生雖與人異然原其稟氣賦形之所自而察其悅生惡死之大情則亦未始不與人同也故君子嘗見其生則不忍見其死嘗聞其聲則不忍食其肉蓋本心之發自有不能已者非有所爲而爲之也曰然則曷爲不若浮屠之止殺而撤肉也曰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本同一理而稟氣有異焉稟其清明純粹則爲人稟其昏濁偏駁則爲物故人之與人自爲同類

而物莫得以班焉乃天理人心之自然非有所造作而
故爲是等差也故君子之於民則仁之雖其有罪猶不
得已然後斷以義而殺之於物則愛之而已食之以時
用之以禮不身翦不暴殄而旣足以盡於吾心矣其愛
之者仁也其殺之者義也人物異等仁義不偏此先王
之道所以爲正非異端之比也彼浮屠之於物則固仁
之過矣而於其親乃反愆然其無情也其錯亂顛倒乃
如此而又何足法哉曰器成而爨之禮也今以小不忍
而易以次牲可乎曰爨鐘禮之小者失之未足以病夫
大體而不忍之心仁之端也由是充之則仁有不可勝
用者其大小輕重之際蓋有分矣孟子所以急於此而
緩於彼豈無意哉曰所謂見牛未見羊者豈必見之而

後有是心耶曰心體渾然無內外動靜始終之間未見
之時此心固自若也但未感而無自以發耳然齊王之
不忍施於見聞之所及又正合乎愛物淺深之宜若仁
民之心則豈爲其不見之故而忍以無罪殺之哉且觀
齊王聞孟子之言而心復有戚戚焉則此心之未嘗亡
而感之無不應者又可見矣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
吾幼以及人之幼而天下可運於掌何也曰天地之間
人物之衆其理本一而分未嘗不殊也以其理一故推
已可以及人以其分殊故立愛必自親始爲天下者誠
能以其心而不失其序則雖天下之大而親疎遠邇無
一物不得其所焉其治豈不易哉曰諸說如何曰程子
張子之言皆至矣但張子論孟子獨不言易者則孟子

於禮猶有所未學者恐未必如此說也范氏諸說皆善
但以齊王不能推其所爲不能舉斯心加諸彼則孟子
此言正謂推近及遠者發以明齊王能遠遺近之失欲
其於此深識其本而善推之非欲其反推愛物之心以
及於仁民也其曰心有輕重長短而又曰當以心爲權
度試稱量之語若有病然輕重長短之當然固本心之
正理其爲權度而稱量之者亦以此心之用而反求之
耳曰有以齊王愛牛之說明學者求仁之事者曰此心
之發在人不同能察識存養而擴充之則可以至於仁
矣曰此心之發固當密察存養而擴充之矣然其明暗
通塞之幾乃存乎平日所以涵養之厚薄若曰必待其
發見之已然而後始用力焉則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學

者爲無所用其力可乎

孟子或問卷之一

孟子或問卷之二

朱熹著

或問首章范楊之說不同何也曰非不同也范氏以孟子之言爲救時之急務而楊氏亦以爲姑正其本則其意固皆以爲使孟子得政於齊則夫所謂世俗之樂者必將以漸而去之矣但二公之說皆有所未竟故使人不能無疑然從范氏之說而失之不過爲失孟子之微意而未害乎爲邦之正道從楊氏之說而失之則是古樂終不必復今樂終不必廢而於孟子之意爲邦之道將兩失之此不可以不審也

或問樂天畏天之說其詳復有可得而聞者乎曰予聞之亡友何叔京曰仁者以天下爲度一視而同仁惟欲使

人各得其所不復計彼此強弱之勢故以大事小而不
以爲難如葛與昆夷之無道湯文慤懃而厚卹之及夫
終不可化而禍及於人然後不得已而征伐之仁之至
也智者達於事變而知理之當然故以小事大而不敢
忽然而必自強於政治期於有以自立功如獯鬻與吳
之方強太王勾踐外卑躬而事之內則治其國家利其
民人終焉或興王業或刷其恥此智之明也使湯文保
養夷葛惡極而不能去是不仁而縱亂也使太王勾踐
惟敵人之畏而終不能自強是無恥而苟安也又何取
於仁智哉其說當矣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此周頌之
言保天下之事也而以畏天爲言何哉曰聖賢之言各
有攸當彼以成王而言則固以畏天而能保文武之天

下矣且古人引詩斷章取義固不如是之拘也曰孟子
之引詩書文多與今本不同當以何者爲正曰古者詩
書簡冊重大學者不能人有其藏師弟子間類皆口相
授受故其傳多不同要亦互有得失不可以一槩論也
諸說如何曰程子至矣呂氏亦得之尹氏論智者之心
以爲用謀而狹隘則貶之過矣
或問楊氏徵招角招之說如何曰巧矣然未有以知其說
之爲然也

或問說者或謂明堂者齊王僭禮之所爲信乎曰不然也
漢書猶言泰山東北阯古時有明堂處則趙氏之說不
誣矣曰范氏楊氏貨色之說不同奈何曰范氏之說正
矣其愛君之切而欲窒其利欲之原其意亦已深矣然

孟子問答卷二
於孟子因機納諫之權剖析毫釐之妙則有所未察也
蓋謂公劉齊王同爲好貨特以公私之異而有厚民賊
民之分則其勢不甚相遠而不難於矯革若直謂此爲
厚民而彼爲好貨則其勢隔絕而不復可以相移矣然
此猶特爲守正而不變之一論耳至謂太王之事爲正
家則避難倉皇之際攜其婦孺而來何以見其所謂正
家者哉是愛其君之切欲其言之美而不虞其說之牽
強而不足以取也其亦誤矣至於楊氏并前章好勇者
爲說則有意乎孟子之權矣然於孟子陳善閉邪之正
似亦未察於毫釐之際也蓋齊王之小勇正所以害夫
達德故孟子請其無好此勇而大之非欲其反此小勇
而大之也好貨好色人情所不免但齊王專於私已而

不思及民故孟子欲其與民同之非欲因其邪心而利
道之也此其爲失特辭義名言之間有所不盡非有甚
害然其說恐未免於曲學阿世之譏也易所謂過主於
巷者以程傳考之亦不如此後段所論紹述則善矣然
不敢正言熙豐之失則意亦有所未盡者讀者詳之
或問進賢如不得已之說曰燕子之說恐不然楊氏後段
之意甚善齊王之所以無正坐此耳

或問伐燕之事孟子以爲宣王史記荀子以爲湣王而司
馬溫公通鑑從孟子蘇氏古史從史記荀子是孰爲得
之邪曰此則無他可考矣然通鑑之例凡前史異同必
著其說於考異而此亦無說不知其何據也曰文武之
事與齊之取燕若不同者而孟子引之何耶曰張子二

條其言詳矣第濇考之則於文武之心孟子之意其庶幾乎

或問十一章之說曰范氏之說濇切而詳明矣

或問孟子告滕文公以太王之事何也曰李氏之言得矣

李氏曰孟子數語文公以太王之事蓋以其國小人弱不過能為善以待子孫其次則效死而已固不以湯文之事望之也然當時諸侯賢而有禮能篤信孟子之言而力行之未嘗有能過之者惜其國小人弱非有湯文之德不能以興起耳故曰雖有知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此之謂也

或問十五章之說曰程子至矣然其曰大賢以上不可以禮法拘者權而得中是亦禮法而已矣但常人未至於此則不可輕效聖賢之所為寧不盡乎禮法之變而不可失其常也范氏論仁人所以不私其身者不足以議仁人之心至謂天下之得失不足為憂喜者又失於過

高太王蓋不得已而去其先人之國豈以非憂樂之所係而輕之哉其論去邠世守之際亦不如楊氏之精當尹氏人心向背之云亦非孟子之意也

或問卒章之說曰范氏所言魯侯不可言天者甚善蓋出於李泌君相不可言命之說

孟子或問卷之二

孟子或問卷之三

朱熹著

或問首章諸說如何曰楊氏初說甚善至斥管仲為徒能
 救之於已亂則不足以服其口矣蓋周之衰亂固非一
 日之積而小雅盡廢又豈桓公管仲之罪哉適當其時
 起而救之蓋亦仁人君子之所必為但責其非有至公
 血誠之心以復於文武規模之盛則管仲無所逃其責
 而其辭意又若有所遺者豈記者失之與其以專封一
 事為不尊周之驗亦未足以見其心術之隱微至論五
 霸假之管仲知義之說則皆得之矣
 或問孟子之不動心何也曰盡心知性無所疑惑動皆合
 義無所畏怯雖當盛位行大道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

已何動心之有易所謂不疑其所行者蓋如此而孔子之不惑亦其事也曰孟施舍之於曾子北宮黜之於子夏奈何曰二人勇力之士耳孟子特以其氣象之所似而明之非以其道爲同乎二子也程子之言得之矣曰孟子旣以孟施舍爲守約矣又曰舍之守氣不如曾子之守約何也曰守約云者言其所守之得其要耳非以約爲一物而可守也蓋黜舍皆守氣以養勇然以黜比舍則舍之守爲得其要至以舍而比於曾子則曾子之守尤爲得其要也今謂約爲一物而可守而遂以守氣不如守約爲言則是約者孟子旣以與孟施舍矣而可又奪而歸之曾子耶曰如子之言則告子之所不得者已之言也孟子之所知者他人之言二者亦不同矣而

以一說貫之何耶曰是亦嘗欲一之矣然以告子之所得不得爲人之言則與其下文心若氣者爲不類而所謂勿求諸心者與後所謂生於其心者亦復不同以孟子之所知爲已之言則不應無一辭之合理而常自處於詖淫邪道之間也是以反復推之而得其說如此蓋告子不自知其言之所以失而孟子乃兼貫物我舉天下之言所以失者而知之是以其心正理明而無疑於天下之故至其由是以集義而無不慊於心則非義之義亦不得以入於其間而真無不慊於心矣曰或者以爲言者名義之云也告子之學先求諸外而後求之於內如此必先得仁之名而後求諸心以爲仁必先得義之名然後求諸心以爲義若孟子則先得諸心而所行自

孟子卷三
二
無不合於仁義不待求之於名義之間也信乎曰是說美矣而未然也夫告子之學他雖無所考證然以孟子此章之言反復求之則亦有曉然可見而無疑者蓋其先引告子之言以張本於前後言已之所長以著明於後今以其同者而比之則告子所不得之言卽孟子所知之言告子所勿求之氣卽孟子所養之氣也以其異者而反之則凡告子之所以失卽孟子之所以得孟子之所以得卽告子之所以失也是其彼此之相形前後之相應固有不待安排而不可得移易者若必曰言者名義之云則是說截然橫入於此章之中於前何所承於後何所起乎就如其言則聖賢之教所謂學問思辨而力行之者是亦先得其名義而後求之於心行之於

身也使告子專求名義而不復求之於心則固不可今以其言推之則其已得諸言者固將求之於心也而又何此云乎爲是說者求之文辭義理而驗以躬行之實無一可者若從其說則是變聖門博文約禮之教爲異端坐禪入定之學也豈不誣前哲而誤後來之甚乎抑後篇告子論性數章皆卒然立論而辭窮卽止無復息惟辨論之意是又吾所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之一驗而其所謂勿求者二亦文同而意異蓋一以爲無益有損而不可求一以爲理所必無而不必求讀者審之則得其文意而知其所以失矣曰持志養氣之爲交養何也曰持志所以直其內也無暴其氣所以防於外也兩者各致其功而無所偏廢焉則志正而氣自完氣完

而志益正其於存養之功且將無一息之不存矣曰程子所謂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何也曰此言其多少之分也而孟子所以猶有取於勿求於氣之云者而不盡善之於此亦可見矣曰知言養氣之說如何曰程子謝氏得之矣蓋孟子之不動心知言以開其前故無所疑養氣以培其後故無所懼如智勇之將勝敗之形得失之算已判然於胸中而熊虎貔貅百萬之衆又皆望其旌麾聽其金鼓故爲之赴湯蹈火有死無二是以千里轉戰所向無前其視告子之不動心正猶勇夫悍卒初無制勝料敵之謀又無蚍蜉蟻子之援徒恃其所養勇而挺身以赴敵也其不爲人擒者特幸而已曰趙氏以至大至剛以直爲句而程子從之有成說矣子

之不從何也曰程子之前固有以至大至剛四字爲句者矣則此讀疑亦有所自來不獨出於近世之俗師也今以直字屬之上句則與剛字語意重複徒爲贅剩而無他發明若以直字屬之下句則既無此病而與上文自反而縮之意首尾相應脉絡貫通是以寧舍趙程而從俗師之說蓋亦有所不獲已耳大抵此章文勢雖若斷絕而意實連貫如告子之不得於言之言勿求於氣之氣與孟子之知言養氣亦是隔數十句而互相發明與此相類若如諸說則間斷隔絕都無干涉未論義理之如何亦不復成文字矣曰諸說固有以直養爲句者矣不取其說何也曰其讀雖同而所以爲說者不本於自反而縮之云則非孟子之意矣若楊氏以勿暴爲直

孟子卷之三
四
掘苗爲曲則非惟不得直字之說又并勿暴掘苗者而亂之也曰何以言氣之配義與道也曰道體也義用也二者皆理也形而上者也氣也者器也形而下者也以本體言之則有是理然後有是氣而理之所以行又必因氣以爲質也以人言之則必明道集義然後能生浩然之氣而義與道也又因是氣而後得以行焉蓋三者雖有上下體用之殊然其渾合而無間也乃如此苟爲不知所以養焉而有以害之則理自理氣自氣其浩然而充者且爲慊然之餒矣或略知道氣之爲貴而欲恃之以有爲亦且散漫蕭索而不能以自振矣曰氣所以配乎道義者也而又曰集義所生何耶曰是則程子金器土山之喻至矣而吾所謂有理然後有氣故必明道

集義然後能生浩然之氣者亦詳且明矣曰孟子淡闊義外之說矣而其言曰集義又似有取乎彼而集之於此者何也曰義者心之所以制事而合宜之謂也事物之來無不以義裁之而必合其宜焉是則所謂集義者也豈曰取於彼而集於此哉曰有事勿正勿忘勿助何謂也曰必有事焉言必當有所事乎此也如有事於顯謂也曰必有事焉言必當有所事乎此也如有事於顯類帝之類勿正者言不可預期其效也春秋傳曰師出不正也可期心勿忘者言不可忘其所有事也勿助長者不可強其所謂充也大抵今人之學或以預爲之期而不爲其事其或能有所爲者則亦必期其功期而不至則或以爲無益而忘之或不勝其欲速而助之此衆人之通患也故孟子言養氣者唯當集義以爲事而不可期於

襲取之功不可以集義爲無益而忘之又不可以其氣未充而助之也然則助長之害甚於舍之何也曰舍之之害特不察乎義之所在無以慊足其心而已助之長則知其不慊而又作爲以張之也較是二者其爲罪之輕重可見矣曰以上下文意推之孟子之所謂有事者集義而已至於程子之論則每以有事於敬爲言何哉曰孟子之學以義爲養氣之本程子之學以敬爲入德之門此其言之所以異也然義非敬則不能以自集故孟子雖言集義而必先之以持志敬非義不能以自行故程子雖言持敬而於其門人有所事於敬之問亦未嘗不以集義爲言也曰程子所謂活潑潑地者何也曰此所以形容天理流行自然之妙也蓋無所事而忘則人

欲之私作正焉而助之長則其用心之過亦不免於人欲之私也故必絕是二者之累而後天理自然之妙得以流行發見於日用之間若鸞之飛而戾於天也魚之躍而出於淵也若曾點之浴沂風雪而詠以歸也活潑潑地者蓋以俗語明之取其易知而已或者乃以此語爲原於禪學則誤也曰諸說如何曰謝氏仁智心得其正之說是也他說則多可疑至習忘之說則所以訓其有事焉而勿正者似或失其文義其曰以天自處者則失之過高又以上下察爲察見天理亦非字義也或曰上文兼言志氣而以持志爲主此乃專言養氣而不及持志何耶曰養氣以集義爲功而集義以居敬爲本此言集義則固非持志不能矣程子曰志爲之主乃能生

浩然之氣至於浩氣已成則又何者為志氣之別正謂此也曰范氏知言之說如何曰其論正矣然孟子以知言為養氣之本而彼以聽言之道在先正心則失其序矣曰張子呂氏四辭之別如何曰詖而不安則必為淫辭以張其說淫而過實則必有邪辭以離於道邪必有窮故必為遁辭以自解免凡曰異端無不具此故程子以為楊墨兼有而張子亦以釋氏為然張子曰釋氏之大則淫難行則詖致曲則邪求之一卷之中此弊數數不必指一人以主一事也曰舊讀夫子既聖以下方為公孫之門今以宰我以下皆為問辭何也曰此林氏之說也林氏之書惟此義為有功耳昔者竊聞以下至具體而後止然若以舊說讀之則於上文皆有所不屬矣曰六子之不同何也曰聖

人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遍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如游夏得其文學子張得其威儀皆一體也惟冉牛閔子顏淵氣質不偏理義完具故其默而識之不言而信者獨能具有聖人之全體但猶役於息勉滯於形迹未若聖人之大而化之無復限量之可言故以為具體而微爾程子之說蓋已得之或者反之以為顏子合小大而所微但未彰著之稱者則過矣曰伯夷伊尹之行一不義殺一不幸而得天下有所不為何以言之也曰以其讓國而逃諫伐而餓非其道義一介不以取予於人觀之則可見矣曰此章之義諸說最詳子之所論止此何耶曰此其同異得失之際蓋有不勝言者虛心以求孟子之意而後徧考而審擇之庶

乎其黑白分矣此固不得而備論之也

或問王霸之別曰以力假仁者不知仁之在已而假之也以德行仁則其仁在我而惟所行矣以執轅濤塗侵曹伐衛之事而觀夫東征西怨虞芮質成者則人心之服與不服可見若七十子之從孔子至於流離飢餓而不去此又非有名位勢力以驅之也孟子真可謂長於譬喻也

或問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何也曰國家閒暇人心無事日力有餘可以從容審諦而有所爲之時也然人情安肆則亦易以怠惰是以因循苟且常失其可爲之時以至於蠱弊積而禍敗生則倉皇迫遽雖欲爲之而有所不及矣故惡夫不仁之辱者必及此可爲之時而

爲之則可以無因循之失而有積累之功顧乃不然而欲及此之時肆其荒樂惟恐日之不足其甚者雖明知禍患之來近在朝夕而不暇顧也若高緯楊廣之流是矣其國有不亡哉曰夫子引鷓鴣之詩而歎其知道何也曰孔子誦周公之詩而有感於其言也然聖人之所謂知道者如此而近世陋儒乃有謂釋氏之徒知道而不可以治世者則亦異乎孔子之言矣夫知道矣而不

或問孟子專論不忍人之心而後乃及乎四端何也曰不忍之心卽惻隱之心也蓋性之爲德無所不具總之則爲仁義禮智而一以包三者仁也情之所發無所不通總之則惟是四端而一以貫三者惻隱也然則其言之

也又安得而無先後輕重之別耶曰子以四端爲情而孟子皆以心言之何也曰心統性情者也故仁義禮智性也四端情也而皆得以心名之蓋以其所統者言爾曰其不言信者何也曰程子言之詳矣蓋信之於五常猶土之於五行也五行非土不立而土無定位五常非信不有而信非一端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此亦可以觀矣曰然則諸說如何曰是皆善矣抑謝顯道身汗面赤實羞惡之發也而程子以爲惻隱之心是亦其貫四端之一驗也與其他如以心爲生道分明仁愛性情之異因其惻隱而知其有仁內外交相養等說其旨濶矣而呂謝楊尹之說亦皆有所發明讀者宜深味之但孟子方以是非之心爲智之端又謂言性者必求

其故而謝乃引去智與故之云以爲之說則失其旨矣或問大舜之善與人同何也曰善者天下之公理本無在己在人之別但人有身不能無私於己故有物我之分焉惟舜之心無一毫有我之私是以能公天下之善以爲善而不知其孰爲在己孰爲在入所謂善與人同也舍己從人言其不先立己而虛心以聽其天下之公蓋不知善之在己也樂取於人以爲善言其見人之善則至誠樂取而行之於身蓋不知善之在入也此二者善與人同之目也然謂之舍己者特言其亡私順理而已非謂其己有不善而舍之也謂之樂取者又以見其心與理一安而行之非有利勉之意也此二句本一事特交互言之以見聖人之心表裏無間如此耳觀其居濶

山中聞一善言見一善行則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
及其格於文祖則詢於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則
其自始及終無一毫之私一息之間可知所謂自耕稼
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豈虛語哉曰諸說皆善
但張子之說雖非本文正意而其言有可玩者謝氏尤
有警於學者口諸說上下
疑有關文
或問卒章程張諸說皆以為隘與不恭非夷惠之過乃其
流之弊耳子之說不然何也曰諸先生之意厚矣然以
孟子之言考之則恐其意未必果然也

孟子或問卷之四

朱熹著

或問孟子本欲朝王矣王召之則辭而不往何也曰孟子
於齊實處賓師之位而未嘗受祿蓋非齊王之所得臣
也其相見之節王就而見孟子則可孟子自往而見王
則不可王而召之則既失禮矣而其托疾者又不誠也
則若之何而可往哉或曰楊氏之說如何曰以孟子所
稱成湯桓公之事觀之則其意不為是矣且以無所逃
而不俟駕有所適而不為臣尤非所以明君臣之義也
或問比化者無使土親膚舊說以為及親體變化之前無
使土親其膚其於人情合矣曷為不用而別為之說乎
曰以其辭費而卒有所不協也首篇比死者之云類此

而舊說於彼則以爲比合敢死之士至此則又爲是說而不顧夫倫類之不通也必如集註之云則庶乎其兩得矣曰不以天下儉其親如子之說其有稽乎曰王氏中說記太原府君之言曰一布被三十年不易曰無爲費天下也文意正與此同

或問孟子於沈同之問曷爲不盡其辭以告之也曰沈同固非能伐燕者且其以私來問又不言齊之將伐燕也則直以可伐之理告之足矣若遂探其情而預設辭以待之則是猜防險誑之私爾豈所謂聖賢之心哉且齊雖無道若能拯燕之遺民於水火之中而無殺戮係累之暴則其伐之也亦何爲而不可哉史記亦云孟刺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此亦當時傳之

誤而史氏輕信之耳其曰文武之時則前篇所謂燕民悅則取之燕民不悅則勿取之云爾孟子豈直以文武之事許齊王哉

或問周公管叔之事呂游之說不同何也曰呂氏之疑游氏辨之詳矣其原蓋出於程子之說所謂天理人倫之至者學者宜深味之

或問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二子之賢其心固如是乎曰非謂二子之心爲然也語其勢則然耳若二子之心如此則與世之回面汙行而事君側便嬖之人者何以異乎尹氏之說失之矣

或問去齊出晝諸說如何曰是皆善矣熟玩之可也楊氏齊王猶足爲善之說尤有味且其發於夢寐者如此蓋

可見其所存之正矣

或問孟子既曰憂天下之憂矣又曰何為不豫何也曰或問文中子曰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聖人有疑乎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或人退文中子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若孟子不忘天下之憂而亦不害其樂天知命之樂其幾是乎

或問孟子見齊王而有去志矣而其去也則又曰王猶足用為善何也曰齊王無湯武之姿此孟子所以有去志也然比當時之諸侯則猶有可取者而况孟子居齊之久又當有所啓發而增益於前者且其君臣之義亦略定矣所以將去而不能無眷眷之情也曰張子之說如何曰禮有之曰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

寡君違而尹薨弗為服也張子之言蓋取此爾

孟子或問卷之四

孟子或問卷之四

三

孟子或問卷之五

朱熹著

或問孟子道性善而言必稱堯舜者何也曰性善者以理言之稱堯舜者質其事以實之所以互相發也其言蓋曰知性善則有以知堯舜之必可爲矣知堯舜之可爲則其於性善也信之益篤而守之益固矣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子貢猶有不得而聞者而孟子之言性善乃以語夫未嘗學問之人得無陵節之甚耶曰性命之理若究其所以然而論之則誠有不易言者若其大體之已然則學者固不可以不知也蓋必知此然後知天理人欲有賓主之分趨善從惡有順逆之殊董子所謂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能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

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程子所謂
知性善以忠信爲本此先立其大者皆謂此也曰世子
疑孟子之言而孟子不之拒何也曰孟子之言非當時
之所常聞也故聞者非徒不之信也而亦莫之疑也是
其漠然如飄風之過耳亦不可復冀其息釋而信從矣
世子復來則豈其息之未得而不舍於心與故孟子之
言雖若怪之實則喜其能息而將有以進乎此也或曰
孟子之言性善非與惡對之善也特贊美之辭耳信乎
曰此亦異乎吾所聞矣夫孟子性善之論至矣而荀楊
韓氏或以爲惡或以爲混或以爲有三品最後釋氏者
出然後復有無善無惡之論焉儒者雖習聞乎孟子之
說然或未知性之所以爲性於是悅於彼說之高而反

羞吾說爲不及則牽孟子之說以附焉而造爲是說以
文之蓋推性於善惡之前而置孟子於異同之外自以
爲得性之真而有功於孟氏之門矣而不知其實陷於
釋氏之餘直以精神魂魄至麤之質而論仁義禮智至
微之理也且又不究秉彝之實德而指爲贊美之空言
不察至善之本然而別立無對之虛位推而言之至以
天理人欲爲同體特因其發之中節與否而後有善惡
之名焉則亦勞力費辭而無復彷彿孟子之遺意矣惜
乎吾不得從事於其門以質其說庶乎其有相長之益
也曰諸說如何曰張子絕句之說恐其誤矣尹氏以聞
善而從爲信善之證秉彝好德之論也然專以是而信
則未矣

或問三年之喪何也曰人子之心無窮也聖人以爲子生三年而後免於父母之懷也故爲之立中制節使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也齊疏之服飭粥之食何也曰自曰服美不安而食旨不甘也其爲大本大經何也曰自盡其心者喪禮之大本也三年齊疏飭粥喪禮之大經也孟子生於戰國分爭之際不得見先王之全經矣然其學得孔門之正傳而於文武之道則旣識其大者故其考論制度雖若疏濶有如張子之所病者而於大本大經之際則毫釐之間有不可得而亂者以是爲主而酌乎人情世變以文之則禮雖先王未之有者亦可以義起矣後世議禮者不明乎此故常以其節文度數之小不備而不敢爲卒以就乎大不備而後已此劉向所

以深歎之也然無孟子之學而強欲爲之如叔孫通曹褒之流是又不免乎私意之鑿而已矣

或問所言井地之法以周禮諸說考之亦有未悉合者何也曰吾於前章固已論之矣大抵孟子之言雖曰推本三代之遺制然常舉其大而不必盡於其細也師其意而不必泥於其文也蓋其疏通簡易自成一家乃經綸之活法而豈拘儒曲士牽制文義者之所能知哉曰三代授田之多少不同何也曰張子嘗言之矣陳氏徐氏亦有說焉然皆若有可疑者蓋田制旣定則其溝涂畛域亦必有一定而不可易者今以易代更制每有增加則其勞民動衆廢壞已成之業使民不得服先疇之田畝其煩擾亦已甚矣不知孟子之言其所以若此者果

何耶陳氏曰夏時洪水方平可耕之地少至商而浸廣及周而大備也徐氏曰古者民質用約故田少而用足後世彌文而用廣故曰貢法大禹之遺制而其不受田之制亦隨時而加焉

善若此何也曰蘇氏林氏嘗言之矣蘇氏曰作法必始於祖終於精古之不爲此非不知也勢未及也方其未有貢也以貢爲善矣及其既貢而後知其有不善也林氏曰禹貢之法九州之賦有錯出於他等者不以爲歲之常數又因遊豫則視其豐凶而補助之周制鄉遂用貢法亦有司稼之官巡野觀稼視年之上下以出斂法則其弊未至如龍子之言乃當時諸侯用貢法之弊耳曰先王之學教民其效如此後世學校固未嘗廢而獨未覩其效何耶曰先王之學以明人倫爲本故自其咏歌弦誦之間灑埽應對之際所以漸摩誘掖勸勵作成之者無非有以養其愛親敬長之心而教之以修己治人之術是以當是之時百姓親睦風俗淳厚而聖賢出焉後世學校雖存而不復此意所以教之者不過趨時干祿之

技而其所以勸勉程督之者又適所以作其躁競無恥之心雖有長材美質可與入於聖賢之域者亦往往反爲俗學頽風驅誘破壞而不得有所成就尚何望其能致化民成俗之效如先王之時哉先生君子蓋有憂之故程夫子兄弟皆常建言欲以漸變流俗之繆而復於先王之意顧皆屈於俗儒之陋說而不得有所施行也後之君子有能深考其說而申明之其亦庶幾矣乎

或問許行爲神農之言而有君民並耕市不二賈之說何耶曰程子之言盡矣然以易考之二者皆神農之所爲也當時民淳事簡容或有如許行之說者及乎世變風移至於唐虞之際則雖神農復生亦當隨時以立政而不容固守其舊矣况許行之妄乃欲以是而行戰國之

時乎曰禹之功大矣而孟子以臯陶配之何也曰臯陶之學純粹精密而其陳謨種德明刑弼教爲助尤多故舜欲傳位於禹而禹獨讓之則其德業已盛固聖人之偶矣曰尹氏之說如何曰是其爲說當矣然亦必有所指非徒言也

或問夷之請見者再而孟子不許何也曰孟子雖以闕邪說爲已任然不過講明其說傳之當世使聞者有以發寤於心而自得之耳固不輕接其人交口競辨以屈吾道之尊也譬如蠻夷寇賊之害聖人固欲去之然豈肯被甲執兵而親與之角哉曰天之生物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何也曰天之生物有血氣者本於父母無血氣者本於根莖皆出於一而無二者也惟其本出於一故

其愛亦主於一焉蓋一體而分血氣連屬眷戀之情自不能已固非他人之可比也自是之外則因其分之親疎遠近而所以爲愛者有差焉此儒者之道所以親親仁民以至於愛物而無不各得其所也今夷之乃謂愛無差等則是不知此身之所從出而視其父母無以異於路人也雖其施之先後稍不悖於正理然於親而謂之施焉則亦不知愛之所由立矣是非二本而何哉而說者乃或謂其由親始之言暗合於吾儒之一本者愚以爲差之毫釐繆以千里爲是說者亦自不知一本所以爲一本矣又有以愛有差等爲一本者雖無大失而於文義有所未盡蓋謂其一本故愛有差等則可直以愛有差等爲一本則不可也曰夷子之學於墨矣而

必推其說以求合於儒者何也曰天下之理其本有正而無邪其始有順而無逆故天下之勢正而順者常重而無待於外邪而逆者常輕而不得不資諸人此理勢之必然也且胡不以近世之佛學觀之乎夫吾所以拒彼至矣而彼未嘗不求自附於吾儒者也雖其陰陽離合有不可信要不如是則吾知其反側而無以自安也其理之悖說之窮於此亦可槩見惜乎世無孟子無能因其所明以誘之者是以卒於漂蕩而不反也

孟子或問卷之五

孟子或問卷之六

朱熹著

或問大丈夫之說其詳可得聞乎曰廓然大公心不狹隘則所居者真天下之廣居矣履繩蹈矩身不苟安則所立者必天下之正位矣秉彝循理事不苟從則所行者皆天下之大道矣得志與民由之則出而推此於人也不得志獨行其道則退而樂此於己也如是則富貴豈能誘而淫其心貧賤豈能撓而移其志威武豈能脅而屈其節哉此其下視儀行之以睢盱側媚得志於一時真可謂妾婦之爲而所謂大丈夫者其不在彼而在此也決矣然此數言者皆以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爲主而此三言者又以廣居爲主也今資治通鑑之書此語

乃削去廣居之云而尹氏之於此解亦不覺其有遺吾
皆不能識其何說必不得已而去則若程子所謂居廣
居而行大道者其於本末體用之間庶乎其包舉而無
遺也

或問君子之必仕何也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
也况君子學先王之道必得君而事之然後有以行其
道而及於人使其君為堯舜之君其民為堯舜之民是
君子之所願欲也退而窮處蓋不得已而然耳

或問孟子之論食志食功之別何也曰食志而不食功則
正士目遠而苟賤不廉之人至食功而不審其大小之
分則梓匠輪輿得以加諸為仁義者上矣

或問湯為童子復讐而四海之內皆知其非富天下何也
曰聖人之心廓然大公表裏洞達故一有所為則天下
信之如雨暘寒暑之無不感而無不通也然書所謂葛
伯仇餉者非孟子之言則人孰知其曲折之如此哉陽
貨歸豚亦類此

或問孟子之欲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而必以正人心為
先者何也曰此探本之言也以聖道之不明是以人心
不正而邪說得以乘間入之也曰然則亦明聖道以正
人心而已矣又何必為此之紛紛而涉於好辨之嫌乎
曰邪說既入則人心益以不正聖道益以不明矣此又
其末之不可不理者也故孟子之道性善稱堯舜必使
天下曉然知仁義之所在者此其所以正人心而為息
邪距詖之本也排為我斥兼愛必使天下曉然知邪詖

之不可由也此其所以息邪距詖而爲正人心之用也
蓋其體用不偏首尾相應如此然後足以撥亂世而反
之正此其所以雖得其本而不免於多言也然豈其心
之所好哉亦畏天命悲人窮故不得已而然耳昔湯伐
桀而誓其衆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武王伐紂而誓其
衆曰予弗順天厥罪惟鈞夫豈好戰也哉孟子之心亦
若此而已矣豈得以好辨之小嫌而遂輟不言哉曰其
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何也曰吾亦旣言之矣然
反其言而推之則知不討亂賊而謂人勿討者凶逆之
黨也不距楊墨而謂人勿距者禽獸之徒也聖賢立法
之嚴至於如此可不畏哉可不畏哉曰諸說如何曰程
子論楊墨之源流考之有未精者吾已辨之於論語之

篇矣克已復禮之說分而爲之亦所未曉豈其記錄之
差歟若曰佛氏之害甚於楊墨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
差云者則皆至論矣

或問司馬公曰仲子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蓋謂其不以
其道事君而得之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蓋謂其不
以其道取於人而成之也君子之責人當探其情仲子
之避兄離母豈所願耶若仲子者誠非中行亦狷者有
所不爲也孟子過之何甚與其說奈何曰仲子齊之世
家則其祿與室非其兄不義而得之矣設其果以不義
得之而非有悖逆作亂之大故則夫母子兄弟之間豈
可以是而遂滅天性之恩哉飾小行以妨大倫是乃欺
世亂俗之尤先王之所必誅而不以聽者也所謂狷者

則亦言行之間小過乎中而已夫豈出於倫理之外若是其甚哉

孟子或問卷之七

朱熹著

或問首章之說曰范氏詳且明矣但其曰事善民法與播惡於衆及沓字之訓爲未安耳曰孟子告齊宣王曰是心足以王矣則仁心者固王政之本也今日有仁心仁聞而不能行先王之道則是所謂仁心者初不足恃而所謂先王之道者又在此心之外也曰是心足以王者言有是心而能擴充之以行先王之道如其篇末所謂制民之產云者則可以王耳非謂專恃此心而直可以王也先王之道固亦由是而推之以爲法耳但其盡心知性而無私意小智之累故其爲法也盡天理合人心雖聖人復起而有所不能易者後之人君當因吾心而擴

充之以盡夫法制之善而充吾心之固有者非謂心外有法而俟於他事也後人雖有是心然或未能無私意小智之累苟不循是而之焉則雖有仁心仁聞而未免於徇私妄作之失譬之蔑棄規矩而欲以手制方圓其器之不至於苦窳也幾希矣曰所謂陳善閉邪者奈何曰君有邪心所當閉也然不知所以用之之道而逆閉之則動有矯拂之患其言不可得而入矣故必爲之開陳善道使之曉然知善道之所在則所謂邪者亦不難乎閉之矣孟子與時君論事多類此其自謂敬上者豈虛語哉

或問二章之說曰人之生也均有是性均有是性故均有是倫均有是倫故均有是道然惟聖人能盡其性故爲人倫之至而所由無不盡其道焉此堯舜之爲君臣所以各盡其道而爲萬世之法猶規矩之盡夫方圓而天下之爲方圓者莫不出乎此也故法堯舜以盡君臣之道猶用規矩以盡方圓之極一有毫髮之私介乎其間則蔽於人欲而不得盡乎天理之全矣故仁與不仁其間不能以髮一出乎此則入乎彼不可以不審其幾也曰程子道無無對之言奈何曰此雖非正爲孟子之言而發然其所言亦可淡味與所謂性善無對之云者異矣予嘗與人論此而問之曰碁局之中一路者孰爲對乎其人曰是所以對夫三百六十路者云爾其言淡有會於予意知此則程子之意可以推之而無窮矣或問七章之旨曰范氏論之詳矣但小國師大國一句似

失本意耳其末所論治天下莫大於仁一節甚善所以告君者正當如此耳

或問十章之說曰程子初說至深切矣第三說却自暴自棄最爲的當皆宜淡味也且曠其安宅則必放僻邪侈而安其所不可安之居矣舍其正路則必行險僥倖而由其所不可由之塗矣安宅正路人皆有之而自暴自棄以至於此是可哀也

或問十二章之說曰諸說皆善擇焉可也曰亦有未盡者乎曰獲上信友悅親誠身皆以有道言之則蓋有不由其道以求之者矣若諛說苟容以求獲乎上便佞詭隨以求信乎友阿意曲從以求悅乎親冥行助長而求以誠其身者皆是也孟子之言固已開其所入之塗矣而

其交徑別岐亦不可以弗之表也曰所以擇乎諸說者奈何曰如呂氏之論明善誠身皆有所未盡其於明並直以爲凡在我者皆明其情狀而知所從來殊不知天下事物之理皆有所謂善要當明其當然而識其所以然使吾心曉然真知善之爲善而不可不爲是乃所謂明善者若曰知在我者之所從來而已則恐其狹而未究於理也其於誠身直以爲知有是善於吾身而已是亦未知孟子所謂誠身正謂心思言行之間能實踐其所明之善而有諸身也其以知至爲非息勉之所及亦過高之失其論誠者天道亦有未安者已於中庸論之矣楊氏身不行道所厚者薄責善朋友之道三語發明文意有所未當其論誠身而以忘機言之似亦非孟子

孟子卷之七
三
本意其餘則固多可取也

或問十四章之說曰范氏之說詳明而所論重人命者尤善楊氏之言學者亦宜思之而爲之說尹氏分別天理人欲於毫釐之間尤可深味也

或問十八章之說曰楊氏得之矣徐氏引穀梁子曰羈貫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不以不孝爲罪而以不就師傅爲罪亦善引據者

或問十九章之說曰程子至矣所論曾子周公事先儒所不及也

或問二十章之說曰程子張子范楊皆深得之可詳味也但范氏解章首兩句非本文之意

或問樂正子從子敖何也曰子嘗攷於孟子之書王驩齊

王之幸臣蓋嘗欲自託於孟子以取重故孟子使滕則王必以驩爲介未嘗與言行事於樂正子之來則又正言以折之至其弔於公行子之家又不與之言焉則所以絕之者深矣樂正子不察乎此而輕身以從之意者特藉其資糧輿馬以見孟子而已故孟子以饋啜罪之而范尹皆以不能改於其德爲樂正子之罪恐非孟子之意也必若其言則孟子曷爲不與之言而使之改與孟子之所以去齊其事雖不可考疑驩以是積憾而去之也

或問二十六章之說曰范氏之說本孟子正意也程子之說又推明其一說尤見聖人所處義理之精然以事理度之但其於未及告而受堯之命耳其後固不容終不

告而遂娶以歸也

或問二十七章之說曰諸說皆得之矣曰實之爲精實何也曰是有數義有以實對虛而言者有以實對僞而言者有以實對華而言者此所謂實則以對華而爲言耳曰何也曰以實對虛而言者曰仁義理也孝弟事也理虛而事實此孝弟所以爲仁義之實也然以事爲實可矣謂理爲虛則理豈虛而無物之謂乎以實對僞而言者曰莫非仁義也惟孝弟發於人心之不僞此孝弟所以爲仁義之實也然謂孝弟爲不僞可矣謂凡惻隱羞惡之發皆人之所僞爲可乎惟以實對華而言則以爲凡仁義之見於日用者惟此爲本根精實之所在必先立乎此而後其光華枝葉有以發見於事業之間此說

爲得之耳

或問二十八章之說曰范呂皆得之而李氏說亦甚善

孟子或問卷之七

孟子或問卷之八

朱熹著

或問首章之說曰范氏博而篤矣楊氏以一事言之固亦舉其大者然恐其未盡孟子之意也曰此以爲舜卒於鳴條則湯與桀戰之地也而竹書有南巡不反禮記有葬於蒼梧之說何邪曰孟子之言必有所據二書駁雜恐難盡信然無他考驗則亦論而闕之可也

或問孔子以子產之惠爲君子之道而子以私恩小利言之何也曰孔子之言通乎巨細故不害其爲君子之道此承上文乘輿濟人而言則私恩小利而已矣曰子產濟人之事有仁人之心焉其惠雖小猶不失乎爲政之本若孟子所謂先王之政者乃獨以時修橋梁而已將

不反爲治之末邪徒謹於此而愛人之心不至吾恐其所以自結於民者或反不若子產之深也曰子產之事可謂有不忍人之心矣然先王則以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忍人之政是以其體正大而均平其法精密而詳盡而其利澤之及人如天地之於萬物莫不各足其分而莫知其功之所自苟有是心而無是政則不過能以煦濡姑息苟取悅於目前而結其驩虞之愛顧其耳目之所不及則恩惠之施已不免於有所遺矣况以天下國家之大又安得人人而濟之邪昔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而其治蜀也官府次舍橋梁道路莫不繕理是亦庶幾乎先王之政矣曰子產相鄭能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則非不知爲政

者橋梁之修尤非難事乃獨有闕於此何邪曰聞之師曰子產之才之學於先王之政雖有所未盡然其於橋梁之修蓋有餘力而其惠之及人亦有大於乘輿之濟者矣意者此時偶有故而未就又不忍乎冬涉之艱而爲是耳然暴其小惠以悅於人人亦悅而稱之孟子慮夫後之爲政者或又悅而效之則其流必將有廢公道以市私恩違正理而干虛譽者故極語而深譏之以警其微亦拔本塞源之意也此說最爲得之若范氏以爲子產身相小國非深得民心則無以抗大國故其濟人如此其急則恐子產之意不專出於此也

或問三章之說曰諸說皆善但楊說引鄭忽事以詩序而言耳其實未必然予於詩傳論之詳矣

或問六章之說曰諸說皆善而張子所謂真義理者至矣其曰守禮未爲失者尤學者之所當知也

或問八章之說曰程子張子之言皆善楊氏引舜及孔明事意則甚善然亦非孟子此章之本旨也

或問九章所謂後患者謂得罪於其人邪抑恐其亦言己之不善邪曰是皆有之然斯言必有爲而發今不可知其所指矣

或問十章之說曰楊氏之說甚善然所謂本分者乃義理之至當非苟然而已也學者於此宜深察之一有小差則流而入鄉原之亂德矣

或問十一章之說曰諸說皆善而尹氏尤精然所謂信果在其中者亦言外之餘意也

或問十二章之說曰程子初說與趙註同恐其論之未定也其後兩說則已密矣曰赤子之心張子呂氏以爲未發而程子以爲已發夫赤子之心固不可爲未發然豈不亦有未發之時乎曰程子之告呂與叔固自以前所謂言心皆指已發者爲未當矣夫赤子之心衆人之心各有未發已發之時但赤子之心未有私意人欲之累故雖其已發而未必中節要亦爲未遠乎中耳曰程子所謂聖人之明鑑止水其所以異於赤子之純一無僞者何也曰赤子之心全未有知然以其未有私意人欲之累也則亦純一無僞而已爾衆人既有所知則雜乎私意人欲而失之聖人則察倫明物酬酢萬變而私意人欲終無所入於其間是以若明鑑止水之湛然不動

而物無不照也曰楊氏之說如何曰程子以爲發而未
遠乎中則可而楊氏以爲發而未離乎大本則不可蓋
發乎此則離乎此但其離有遠近之間耳未離乎此則
豈可謂已發乎此哉是蓋因程子之言而失學者不可
不察且大人云者亦對赤子而言之耳不當限以未化
之說也如曰不爲非禮義之禮義言行不必信果格君
心之非正已而物正之類聖人亦豈有以加於此哉曰
然則程子亦言聖人之心若以別乎大人者何也曰程
子蓋亦通言之以別乎赤子耳非以是爲化與未化之
別也

或問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何也曰學是理則
必是理之得於身也不得於身則口耳焉而已矣然又
不可以強探而力取也必其深造之以道然後有以默
識心通而自然得之也蓋造道之不深者用力於皮膚
之外而責效於旦夕之間不以其道者從事於虛無之
中而妄意於言意之表是皆不足以致夫默識心通之
妙而自得之必也多致其力而不急其功必務其方而
不躐其等則雖不期於必得而其自然得之將有不可
禦者矣若程子所謂篤誠燭理潛心積慮優游涵養栽
培深厚皆其所以造之之道而君子之所以自得者其
所謂聞淺近事莫非義理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便
雖放開不靠書冊之類則又著夫自得之驗而欲學者
有以審之也其曰放開亦非惡其拘而故放使開也曰
自得之則居之安何也曰未得之則固無可居之地得

而不出於自然則雖有所居而不安惟自得之則理之
在我者吾皆得以居之如人有室廬之安動作起居種
種便適自眷戀而不去也曰居之安則資之深何也曰
未得其所居則無所藉以爲用居而未安則其所藉以
爲用者淺迫而易窮惟居之安則理之在我者吾皆得
藉以爲用而無窮如富人蓄積之多金珠穀帛無求不
獲見其出而不見其盡也曰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
原何也曰無所資者固無本之可求資之淺者取之艱
遠而或值或不值也惟資之深者不待遠求而所取無
不得如旣取諸其身之左而值其所資之本又取諸其
身之右而復值其所資之本以水譬之苟其源之盛則
滔滔汨汨不舍晝夜或沂或浴無不值其來處此君子

所以欲其自得之也曰諸說如何曰程子之說吾已論
之矣張子以爲教人之事蓋以之字其字爲說於理亦
若可通然以全章大意論之則此說恐非孟子之本旨
也范氏大槩亦善然不親切其本又專以求於心爲言
則不足以盡夫所以造之之道要當以是爲本而從事
於程子之說焉則庶幾其可耳

或問十五章之說曰所謂約者吾於論語已言之矣此則
正以知要而言也然此亦上章之餘意故記者屬之蓋
博學詳說者以道深造之謂其曰將以反說約者則欲
其自得之深也曰諸說如何曰程子知要之說是也但
所引顏子之事則未然耳張子所謂先守至約然後博
學以明夫至約之道蓋欲學者先求放心有所存主然

後博約詳說而反乎此耳其指示學者用力之序意則甚善但曰先守至約則與孟子之言相違而不免於語病必若程子所謂先求放心然後自能推尋向上去者則語意盡善而次序不差矣其曰心之博學者所以爲約亦曰由其先有所守然後能用此心以至其博也呂氏以約爲誠蓋因中庸而發誠固理之實然非約之所以得名也謝氏四旁中央之喻蓋曰不極乎四旁之所至則不足以識中央之所在故必由四旁而識中央如因博以求約也此其意亦善矣然四旁中央終成兩處不若以貫通言之之爲密也范氏初說甚善但自楊雄以下則支離矣楊氏分別孟楊得失意極親切然語亦有未盡使讀者不能無疑蓋所謂博約由孟子之言則

博者所以極夫理之散殊約則舉是散殊之理而一貫之耳是以旣博學之又詳說之而卒有貫於約蓋所謂博且詳者固未嘗出於約之外而所謂約於其博且詳者又未嘗有所遺也由楊子之言則所謂約者乃博中之一物方其博也固不知此物之爲約而茫然泛然雜取乎其外及其約也則又守此一物而於所謂博者之中僅乃處其千萬之一焉是亦何足以爲約而守之乎以是推之則楊氏之意得矣

或問十六章之說曰張子得之矣范氏引德力服人之異以明之則亦非此章之意也蓋彼皆言服人而以德力分王霸此則皆以德而服人又有公私小大之不同不當引彼以釋此也其引政在養民者以張子之

言觀之是亦養人之一事然專以此言則亦不盡本文之意矣尹氏之失亦猶范氏之云耳

或問十七章之說曰如張子之意則言無實不祥云者虛引以甚之之詞也而下句實字疊上句如范氏之說則言無實不祥自爲一義而下句實字與上句不相蒙夫此章僅三句耳而首尾衡決遽如此於理有不得而通矣然張子所釋言無實不祥一句亦通暢蓋此或有所爲而言而無以攷所由矣姑存而闕之可也

或問十八章之說曰集註備矣仲尼歎水之旨吾於論語亦嘗言之取而參焉可也曰諸說如何曰張子以止於至善爲有本原似涉倒置蓋止者歸宿之義非本原之義也范氏謂君子以情實爲本名譽爲末亦非孟子之

意孟子之意正以誠心實行爲本而言其有是者所行通達無所不至其無是者雖有聲譽終不能久耳非以情實對名譽爲本末也尹氏自本而往者語雖約而意則周矣

或問十九章之說曰程子張子之言至矣但或人之問有未盡者程子雖以天理告之然不言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稟賦有異於物而得是天理之全也豈或記者方且自主其說雖問夫子之言而不能盡領其意與若尹氏之說則尤約而盡也曰明物察倫而後能由仁義程子張子之說何如曰是三言者以學言之則有序猶格物致知而後意誠心正也自聖人言之則生知安行不可以先後言矣二夫子言之亦以其始終條理言

之非真以爲有先後也曰張子所引別生分類之說如何曰是亦舉共一事耳非謂專此一事也曰旁用之說如何曰是極言之耳非謂不必正用而專欲旁用也或問二十章之說曰諸說大意皆善但其文義之間不能無可疑者如程子說望道張子說立賢泄邇忘遠恐未可爲定論也曰以而爲如亦有據乎曰而如二字蓋通用之詩曰垂帶而厲鄭箋曰而亦如也此亦以而爲如也春秋星隕如雨左氏曰與雨偕也此以如爲而也他如此類不可殫舉故陸氏釋文序論音讀之訛曰而如靡異則其混讀而互用之久矣曰是則然矣然其曰求道之切者恐非所以言聖人之心也奈何曰爲是說者正以其德爲聖人而心不自足如此是乃所以淺明聖

人之心也且子胡不以視民如傷者例而觀之乎夫文王之民固已無凍餒者矣而視之猶若有傷則其於道雖已與之爲一亦何害其望之如未見哉若夫博施濟衆堯舜猶以爲病而君子之道夫子自謂未能其心亦若此而已矣如果聖人也而其心侈然每以聖人自居焉則亦豈所以爲聖哉古今爲說迂回贅附失其文字之本意而於聖人之心又不能有所發明由不察乎此而已然則文字音讀之學豈可忽哉讀者細考乎此而虛心以求之則庶乎其無所疑也曰或者有謂武王之不泄邇不忘遠非仁也勢不得不然也信乎曰此以世俗計較利害之私心窺度聖人者之言也聖人之心所以異於衆人者以其大公至正周流貫徹無所偏倚雖

以天下之大萬物之多而視之無異於一身爾是以其於人之疴癢疾痛無有不知而所以撫摩而抑搔之者無有不及此武王之不泄邇不忘遠所以爲德之盛而仁之至也今日迫於勢而非仁則不知其視聖人之心爲何如而指所謂仁者爲何物哉蓋其學本出於權謀機變之巧故凡其形於心術之間者莫非計較利害之私因以已心窺測聖人而不自知其非也世之學者始則以其文字之美而悅之及其誦習之久而益嗜其腴則雖端人良士亦且與之俱化而不自覺其心術之移矣可不戒哉吾爲此論久矣近讀陳魯公集有論此者適與鄙意合是固德人之言也夫

或問詩亡而後春秋作有以詩止於陳靈而後孔子作春

秋者何如曰詩之本義不可知矣無以考其得失然恐謂雅亡者或近之也諸說何如曰泛而取之則皆善矣然尹氏之言尤約而盡也

或問私淑之說曰張子前說得之矣張子之文又有自謂私淑祖考遺訓者其用二字正如此亦謂私善其身於其祖考之訓耳若程子之說則於上文之意恐或未通而語勢似亦倒置故竊以張子之說爲安但後說孔子之傳無窮於文意爲小戾不若前說之善也

或問取者貪之屬不取者廉之屬猶與之爲惠不與之爲嗇死之爲勇不死之爲怯也今之過取者爲傷於廉則宜以不與爲傷惠不死爲傷勇矣而反以與爲傷惠死爲傷勇何哉曰過取之傷廉過於此而侵奪於彼者也

過與之傷惠過死之傷勇過於此而反病乎此者也蓋
奪乎彼者其失爲易見而病乎此者其失爲難知故孟
子舉傷廉以例二者是亦孔子過猶不及之意耳曰然
則程子傷惠之說如何曰是其理則至矣然非此章本
文之意也蓋本之上文旣不同推之下文又不類必欲
以是爲說則傷勇亦爲害其所當勇邪若伯子所謂義
無對者則精約有味而楊尹之說亦善但楊說畏過死
之傷勇也已甚其說之流將有咎正直而排死節之病
均之二者皆爲不得其中則與其貪生忍恥終無以有
益於斯世則不若捐軀以就死猶或有以爭救於萬一
之間也若夫過與之傷惠推之太甚亦恐不能無弊予
於論語子華使齊之事旣言之矣學者詳之

或問二十四章程子之說前後不同何也曰前論讀書之
法後論處事之方善讀者融會而貫通焉則亦不見其
有異矣

或問二十六章之說程子以爲皆爲智而發今以章首之
言推之恐其或爲性發而非智之謂也曰不然章首之
言所以發明天下事物莫不各有自然之理而是理又
皆有迹而可尋以見智之不必用而不可用其下遂言
惡夫鑿智之說詳焉而卒又歸章首之意使其專爲性
發則其言之詳略豈當若是其倒置哉曰日至之說或
但以爲日之所躔如何曰是亦可通然非文義所係則
亦兼而存之可也曰程子之答張子旁引此文以爲說
邪果有以發乎此章之意邪曰是固不主於此章之文

義然既通乎此而後卽其言以推之則其於造道而入德也用切而意廣矣曰他說如何曰其大旨則皆得之但叔子以利爲本之云恐未安而楊氏之言有不可曉者其引列禦寇之言以故滅命云者乃與孟子之意正相反且若是云則苟求其故之說又若何而可通也邪嘗觀蘇氏以故爲性之所有事而失其性者其意亦若此矣而又以爲性至靜故不可見天則有事於運行故人得以度之蓋原於佛老之意而又以就其前說殊不知天之運行是乃所爲天之性使天也而塊然無事於運行則亦何以爲天也哉此又失之遠者聊復論以解學者之惑

或問二十七章之說曰此無異論然愚嘗聞之師曰陳司

敗譏孔子爲有黨而孔子受之不辭右師以孟子爲簡已而孟子辯之如此其力聖賢地位固不同也使孟子聞右師之言而曰禮也足矣無已則曰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則已微見圭角矣然猶未也而又必盡其辭焉此所以鋒芒發露而不及孔子之渾然也學者於此宜致察焉

或問古之聖人多矣必言舜爲法於天下何也曰法者人倫而已他聖人者因其常而處之不失未足以見人道之盡也惟舜極其變而不失其常是以人道之盡於此尤可以見焉故特舉舜而爲言耳然其所謂法者亦豈舜之自爲哉但性天之妙人所難明而舜之所行有以盡發其蘊使天下後世無不見聞故舉舜以見法耳程

孟子或問卷之八
子所謂觀乎聖人則見天地者正謂此也曰楊氏以爲
孟子三自反不若顏子不校信乎曰自反所以自修學
者之事也不校不見可校成德之事也其淺深之序信
如楊氏之說矣然自反之說謹嚴精切正學者所當用
力處若反之未至而遽欲自以不校爲高則恐其無修
省之功而陷於苟且頹惰之域也

或問二十九章之說曰程子至矣張子所謂觀人臨時志
如何者尤有以曲盡夫聖賢之心也楊氏答了翁書甚
善其論正心誠意者尤切但非孟子本文之意尹氏辭
約理明而其後說尤善也

或問三十二章之說曰楊氏所論本章之義得之矣但其
論格物而曰反身而誠則舉天下之物在我此則未安

學者詳考大學之序以及此書反身之說則可見矣

孟子或問卷之九

朱熹著

或問首章之說曰諸說皆善而尹氏盡性之云尤精但張子所謂怨其不我愛恐非舜與孟子之意以舜五十而無父母亦無所考姑從楊氏之說可也

或問二章之說曰不告而娶已見於七篇矣游氏之意亦為曲盡象欲殺舜事程子之言至矣其曰人情天理於是為至者尤為精切學者所宜反復而深思未易草草領略也其所疑萬章之言則林氏論之為詳然學者止欲識得舜之心耳此亦不足深論也

下禪舜瞽象雖愚亦豈不利其子與見之為天下而欲殺之乎借使殺之堯必誅已宜亦有所不敢矣蘇氏以為舜之側微已能使瞽象之不格姦矣豈至此而猶欲害之哉以此皆疑孟子之誤惟程子以為此非孟子之

言乃萬章傳聞之誤而孟子有不暇辯耳是數說者恐其皆未安也蓋天下之事有不可以常情測度者使瞽象而猶知利害之所在則亦未為甚頑且傲而舜之處亦未足為天下之至難矣不格姦者但能使之不陷於刑戮若家語所謂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即此焚廩於井之事也且聖賢於世俗傳聞之事有非實者必辯而明之以曉天下後世豈有知其不然而不暇辯者哉曰張子諸說如何曰張子於過化之語已失其文義至施之於此尤為不類其曰與人為善曰隱惡曰行其所無事亦然蓋此事要切在兄弟天性處今以他事雜之反為失其指歸若因彼以及此則可耳其曰道無權正之別權與正一者語亦傷快若曰告而娶正也舜不告而娶權也然既是當為之事則權與正一而無輕重之別如此而言則庶乎其備矣其曰瞽叟不見百官牛羊雖使不見亦恐無全然不知之理其曰備之有素曰在吾術內者似非所以語舜之

心也曰楊氏謂舜惟恐不獲於象者如何曰舜之所以然者不為是也但其兄弟之愛發於自然不以殺已而有變耳若曰惟恐不獲於象而後同其憂喜焉則是畏其殺已而幸其寬已亦非所以語聖人矣

或問四章之說曰程子說詩之解善矣范氏此數章於文義極疎而大義則密告君之道所當然也

或問舜禹避位之說或者疑之以為舜禹之為相攝行天子之事久矣至此而復往避之有如天下歸之而朱均不順則將從天下而廢其君之子邪抑將奉其君之子而違天下之心邪是皆事之至逆而由避有以致之也至益不度天命而受位矣避之而天下不從然後不敢為匹夫猶且恥之而謂益為之哉是其說也奈何曰愚

嘗聞之師曰聖人未嘗有取天下之心也舜也禹也益也於其君之老也奉命以行其事而已未嘗攝其位也於其君之終也位冢宰總百官以行方喪之禮而已未嘗繼其統也及夫三年之喪畢則當還政嗣君而告歸之時也於是去而避之亦禮之常而事之宜耳然其避去也其心固惟恐天下之不吾釋也舜禹蓋迫於天命人心而不獲已者若益則求仁而得仁又何恥之有哉論者之學不足以及此而徂於利害權謀之習妄意以爲聖賢之心亦若已之心而已矣蓋以曹操不肯釋兵歸國之心而爲舜禹益謀則宜其以爲不當去位而避朱均以曹丕累表陳讓之心以爲舜禹益謀則宜其幸舜禹之得之而以益之不得爲可恥也嗚呼學者能

反是心以求之則聖人之心庶乎其可見矣曰程子所論外丙仲壬之年商書固有成湯既沒大甲元年之云矣或以邵子皇極之書考之亦然彼蓋以數推之其不誤矣曰書序之文本非正經未足據也且事之有理者可以驗其有迹者可以證如其不然而又無所繫於大義則亦論而闕之可也數之茫昧吾所未學又安能必其可信而隨人以信之邪且魏惠襄哀之年見於竹書明甚史記蓋失其實邵子之書乃從史記而不取竹書又安知其能不誤邪

或問七章之說曰程子覺字之說至矣特後段所引達可行於天下自與前段文意相反豈其記錄之誤若如前段之說則此所謂天民但言天所生之民耳其曰天民

之先覺蓋曰天生此民之中特爲先覺者而已呂氏以五就桀爲無傷於先覺蓋以論語先覺之說論之非此章之旨也又以五就桀爲孔子所不爲此亦未可知而所論學者之事則正矣楊氏樂堯舜之道之說似亦過之夫田夫野老之所日用固莫非堯舜之道然堯舜之所以爲堯舜者其盛德大業之全體非一端所能盡而伊尹之所樂亦豈其專在於此而已哉此蓋生於禪者之說昔有以此問某人如何是堯舜之道者某人答云江上一犁春雨傳者悅其新奇高妙而不深考於其實遂取以爲說而張大之其亦誤矣且如其言則伊尹之耕於野其於堯舜之道固已親見之久矣又何必堯舜其君堯舜其民而後爲親見之邪其論一介千駟之說則善也曰道義一物非其義則

非其道矣一介不妄取予則其大者亦可知矣而既曰非義又曰非道既曰一介又曰天下千駟何也曰道義云者兼舉體用而言曰一介千駟極其多少而言也蓋人之氣質不同器識有異或務大而忽小或拘小而遺大故必兼舉而極言之然後足以見其德之全耳夫豈贅於言哉

或問八章之說程子所謂聖人非不知命然於人事不得不盡此說非是者奈何曰人事卽天命也人事不盡則禍患乃其自取而天命不立矣故盡人事者是乃所以順夫天命而謹守之此知命所以不立乎巖墻之下也若曰已知命之若彼而姑盡其事之如此則是乃天義命判然二物且聖人之知命也未嘗審而其行事或

出於苟然矣曰其論無義無命者如何曰處置者求合乎義也放下者順受乎命也曰諸說如何曰義命之際呂密而楊疎而尹氏爲君言之亦可謂得其要矣或問九章之說曰范氏詳且明矣其論百里奚隱於市井本無干繆公之意又言聖賢未遇不恥鄙賤之事而惡不由其道以得富貴此意甚正宜淡味之所引莊子之言亦甚善其辨史記之失尤佳然按左氏之言則勝秦穆姬者乃井百非百里奚也尹氏之說則切中時俗之弊矣

孟子或問卷之九

孟子或問卷之十

朱熹著

或問三子之偏如此而孟子以聖名之何也曰三子之聖因其氣質之偏而力行以造極卒至乎不思不勉之地而表裏洞然無一毫人欲之私者雖謂之聖然於孔子則有不得而班者矣蓋以孟子之言差之則金玉備而巧力全者孔子也若顏子之博於文而約以禮竭其才而不能及則金聲已備而玉有未振巧足以中而力有未充者與故以所至論之則顏子不若三子之成以所期言之則三子不若顏子之大以學之序而論之則三子皆失其所當先故行愈力而見愈偏而顏子循序以進則其所至未可量也惜乎早死而不及見其成耳然

就三子而論之則伊尹之學又密於夷惠矣曰諸說如何曰程子張子至矣楊氏說亦多得之但間引知之於賢者爲失其文義又曰大而化之則雖智而忘其智者亦涉老莊之流而楊氏既不之正又自以智爲聖人從容中道之妙似亦有未安者其攻王氏之失則考之詳而論之備矣若謂伯夷亦將爲伐桀之事則又未必然也尹氏專守師說而此章獨否豈於分畫之間有所未達而然與

或問孟子所論班爵封國之制皆與周禮不同何也曰是不可攷矣蓋自孟子時已無明驗而周禮後出又有不可盡信者是以諸儒之說紛然而卒不能得其正也曰畿內受地之制其有稽乎曰周禮所謂公邑家邑小都

大都者是已而王制亦有天子縣內諸侯之數但其多寡與周禮復不同耳曰陳氏以爲王之子弟及公卿以下其官不少也皆受地如列國之君則千里之畿有所不容疑亦視此以爲差降非必盡如之也此說如何曰以周禮考之其制亦與孟子不同然大都則方百里而小都亦五十里也但王制以爲天子縣內諸侯祿也則國不繼世而食之亦無嫌於不容矣其據土以傳世者殆周禮之末失與

或問孟獻子有友五人之說曰如舊註范氏之論則是五人者爲欲挾其賢以驕人而屈於無資故不得已而友獻子若亦有百乘之家則且又將并其富貴而挾之而不與獻子爲友也是豈賢者之心哉其亦必不然矣至

於張子之說則善矣然詞亦傷巧與孟子他文不類而所謂亦有獻子之家者其亦字亦未通蓋不可考矣姑從張子之說而闕其疑以俟知者可也

或問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爲烈趙氏有成說矣或者又謂若義在可受則三代受人之天下而不辭今禦人者乃爲暴烈不義如此如何而可受其饋乎烈如詩序所謂厲王之烈者暴烈之意云爾或又以爲烈光也三代相受而烈光至今也是三說者擇一而從之可也何至闕而不爲之說乎曰熟讀本文此十四字自與上下文不相屬如趙氏之說則辭受二字與上下文亦不相似或者二說亦覺費力不若從李氏闕之之愈也然此章之文有可疑者不獨此也如獵較簿正之屬皆

所未明是以備論而闕之耳

或問六章之說曰范氏詳矣楊氏引周禮爲說其義尤精也或問卒章楊氏之說曰是其說則當矣而有所未備也蓋孟子所謂易位者言其理當如是耳若三仁之事則比干箕子固有所不及爲若微子之去亦或其勢之不便也然觀其引身而去以全先王之世則其計慮亦豈苟然者哉若其力之可爲則伊尹霍光固以異姓之卿而行之矣况有骨肉之親者乎然世或疑此言有以起篡奪之禍者則孟子豈不嘗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乎曰尹氏後說如何曰如此是初無此理而孟子虛說此言以脅其君也其亦不然矣

孟子或問卷之十

孟子或問卷之十一

朱熹著

或問首章之說曰張子言禮爲安佚之道而不言其爲性之有也然旣爲安佚之道則其爲性之有明矣學者必以此意推之然後可以破告子苟卿之說

或問二章之說曰程子以爲湍水卽楊子之說其大指固略同矣然告子以善惡皆性之所無而生於習楊子以善惡皆性之所有而成於修此亦有小異也張子以爲性之本原莫非至善是也而曰習而爲惡亦性也飲食男女之性也則反近於楊雄告子之說其以楊雄爲見末流而未見本原又有取於其修之之說亦有不可解者謝氏以性之爲不善者爲非性之至亦非是其曰水

之激躍者非水之性則善也觀過知仁之說予於論語
已辯之矣

或問子以告子論性數章皆本乎生之謂性之一言何也
曰性之爲說吾旣詳言之矣告子不知理之爲性乃卽
人之身而指其能知覺運動者以當之所謂生者是也
始而見其但能知覺運動非教不成故有杞柳之譬旣
屈於孟子之言而病其說之偏於惡也則又繼而爲湍
水之喻以見其但能知覺運動而非有善惡之分又以
孟子爲未喻已之意也則又於此章極其立論之本意
而索言之至於孟子折之則其說又窮而終不悟其非
也其以食色爲言蓋猶生之云爾而公都子之所引又
湍水之餘論也以是考之凡告子之論性其不外乎生

之一字明矣但前此未有深究其弊者往往隨其所向
各爲一說以與之辯而不察其所以失之之端獨在於
此是以其說雖多而訖無一定之論也曰然則程子之
說奈何曰是亦精矣獨生字之義若有未瑩是以吾說
不免有小異者知其所論氣質之性理有善惡及人物
之性所以不同如隙中日光及以孟子之言爲極本窮
源之類則固未嘗敢有所疑也若其曰論性不論氣不
備論氣不論性不明者則又極至之言蓋孟子之言性
善者前聖所未發也而此言者又孟子所未發也曰然
則告子固指氣質而言歟曰告子之所謂性者固不離
乎氣質然未嘗知其爲氣質而亦不知其有清濁賢否
之分也曰張子諸說如何曰不通晝夜之云已非孟子

所斥之本意其下諸說則皆至論而卒章所謂今之言性者漫無執守所以臨事不精學者先須立人之性學所以學爲人者則尤親切也予嘗以此章之旨問於李先生先生曰孟子之意只恐其昧於人性之善耳此正張子卒章之意也曰楊氏所謂陰陽無不善而人得以生故性無不善如何曰陰陽氣也不能無不善唯所以陰陽者則是所謂道而無不善也今旣以陰陽爲無不善而不能必其無不善則又曰善者其常而亦有時而惡焉則非所以語性之善矣豈其記者之失也歟

或問四章之說曰飲食男女固出於性然告子以生爲性則以性爲止於是矣因此又生仁內義外之說正與今日佛者之言以作用爲性義理爲障者相類然孟子不攻其食色之云者使彼知義之非外則性之不止於食色其有以察之矣張子之說發明仁義之意亦親切而有味

或問五章之說曰范氏詳矣程子於易傳發明義非在外之意尤爲有功然彼直內之敬與此章敬叔父敬弟之敬若不相似也而楊氏引以爲說何哉

或問公都子問性而孟子以情與才者告之何也曰性之本體理而已矣情則性之動而有爲才則性之具而能爲者也性無形象聲臭之可形容也故以二者言之誠知二者之本善則性之爲善必矣曰然則程子何以言才之有不善也曰此以其稟於氣者言之也蓋性不自立依氣而形故形生質具則性之在是者爲氣所拘而

其理之爲善者終不可得而變但氣之不美者則其情多流於不善才亦有時而偏於不善若其所以爲情與才之本然者則初亦未嘗不善也孟子程子之說所以小異而不害其爲同也曰孟子初未嘗有氣質之說也孔子雖以性之相近而言然亦不明言其爲氣質也程張之說亦何所據而云乎曰孔子雖不言相近之爲氣質然其於易大傳之言性則皆與相近之云者不類是固不無二者之分矣但聖人於此蓋罕言之而弟子有不得而聞者故其傳者止是而無以互相發明耳孟子雖不言氣質之性然於告子生之謂性之辯則亦旣微發其端矣但告子辭窮無復問辯故亦不得盡其辭焉孟子旣沒學失其傳吾儒之言性者漫不省此而支離

穿鑿之說滿天下學者方且昏迷眩瞶不知所定而爲釋氏者又鼓其荒誕之說而乘之雖其高妙虛無若不可詰然覈其實則所謂蠢動含靈皆有佛性之說所謂作用是性之說皆不過告子生與食色之餘論耳至於性之爲理與其仁義禮智之蘊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發則反以爲前程妄想而棄絕之及論智愚善惡之不齊則舉而歸之輪廻宿習不可致詰之地舉世之人亦且崇信而歸往之無有能異其說者及周子出始復推太極陰陽五行之說以明人物之生其性則同而氣質之所從來其變化錯揉有如此之不齊者至於程子則又始明性之爲理而與張子皆有氣質之說然後性之爲善者無害於氣質之有不善氣質之不善者終亦不

能亂性之必爲善也此其有功於聖門而惠於後學也厚矣子尚安得以其無所據而爲疑耶曰孟子之言性也情也才也皆未嘗不善也而程子以來乃有以才爲有善不善者何也曰以性而言則才與情本非有不善也特氣質之稟不齊是以才有所拘情有所徇而不能一於義理耳至於性則理而已矣其純粹至善之德不以氣質之美而加多不以氣質之惡而爲有損特其蔽之厚薄隨有不同耳曰然則孔子之所罕言者孟子詳言之孟子之所言而不盡者周程張子又詳言之若是何耶曰性學不明異端競起時變事異不得不然也曰程子嘗云佛亦言性本善然則所以異於吾說者何也曰佛之所謂善空而無物之謂也若吾之所謂善者則

彼固以爲塵勞妄想而爲不善之尤矣惜乎問者之不及此而不足以盡發程子之言也若其所謂性卽是理而原其所自未嘗不善者則自孟子以來未有及此者矣曰此其他說如何曰是其得之者固多矣獨以若爲順者恐於文義有所未安而謂孟子不暇分別才情之有不善則亦與所謂言舉天下之才與論一人之才不同皆若有可疑者其曰稱性之善者則前輩固疑其不盡出於夫子之言而所謂動爲心者亦與心有指體指用而言及張子心統性情之說不類疑亦記錄之或差也其他則皆至論而人者一條尤爲精約也曰張子之說如何曰是其爲說多善而所論性情歸處惻隱殘忍之心各自何處而來者尤爲切要但論韓子未當其病

耳曰楊氏諸說如何曰其第一說善矣而辭有未暢第
二說則吾已辨於第八篇矣然此論物各有則而曰接
於外而不得適焉者其必有以也則無乃空虛無實而
近於佛氏之云乎然其於三經義辨有曰視聽言動必
由禮焉此一身之則也爲君而止於仁爲臣而止於敬
爲父而止於慈爲子而止於孝此君臣父子之則也夫
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夫婦長幼朋友之則也
則得之矣豈其晚歲之所得有進於前乎然其言亦有
未瑩者若曰視聽言動必有禮焉一身之則也君之仁
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朋友之信君臣父子朋友之則
也則庶乎盡之矣其一說又謂知其體物而不遺則天
下之理得物與吾一然後物不能亂吾之知思者蓋以

釋夫大學物格知至意誠之旨也以彼經文考之恐不
如是其亦佛氏之餘乎其辨蘇氏之說則善矣然蘇氏
性習之云正告子湍水之論也能焚能熟乃其設譬之
不善也不攻其本而詰其末使彼而易之曰猶火之能
熟而能燬之則又將何以詰之乎蘇氏道不可名之說
則謬矣而所以辨之者亦未得其要領也蓋詰之曰道
未有不可名者也以道爲不可名者是不見道而自誣
以欺世之說也其所謂一與中者豈以舜禹授受之言
論之乎若是則一者不二其心之謂中者無過不及之
名耳皆非前所以命夫不可名之道而寄之也至於子
思之言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者則所以狀性之德
而非允執厥中之中矣然亦正以其無所偏倚而名之

孟子章句卷十一
六
非以其不可名而姑寄之也若孟子之言性善則固謂夫未發之中本無不善耳是則中亦何自而枝乎若其所論孟子引詩之說則濫得古人之用心矣曰侯尹如何曰侯氏語約未見其失尹氏謂愚惡非本然則可謂賢而善者亦非本然則爲湍水之說而流於佛老之言矣曰然則荀楊韓子之說孰爲近耶曰是皆不知性之爲理而以氣爲性者荀楊之失蓋不難見獨韓子以仁義禮智信爲言則固必已優於二子而近世諸儒亦未有及之者但亦不察乎其所以不齊者爲氣使之然是以其論有所闕而不完耳

或問程子云旣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者如何曰是亦記者之誤耳程子論心惟答呂與叔書最後一篇爲盡而張子所謂心統性情亦爲切要若前所謂動爲心者則與此正相反而胥失之矣曰他說如何曰程子理義悅心之說程子之意也至矣張子理義全在天以下文考之天當作人其禮文通俗之說則不可曉曰呂氏所謂虛而誠者何也曰此亦張子之意也亦曰形而上者無非實理耳然曰善之所由出又以性可以爲善則亦離善於性而失之矣其論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者則密而同然之說與謝氏悅心之說亦皆善也

或問夜氣之說曰程子張子皆至矣楊尹亦無失其旨者曰然則夜氣者特休息之餘氣清明者耳而程子遽以爲良知良能者何哉曰良知良能非指夜氣而言也指

夜氣之所存者而言也蓋此章之說本以仁義之良心
爲主以爲雖或流於物慾而其莫夜旣得休息則其氣
復清明而有以存夫此心耳及其且晝而接物也則又
枯而亡之是以流於禽獸而不反耳其存其亡蓋皆以
心言之初不以爲氣之存亡也故其下文引孔子之言
以明心之不可不操者則其意益明矣但日夜所息以
下只以好惡相近爲良心之萌蘖不復更着心字故說
者反謂氣有存亡而欲致養於氣則此章文意首尾衡
決而日用之間所以用其力者亦且散漫而無可守之
要矣非程子以是明之孰能知其旨之爲然哉然其語
意亦頗淺約予初讀之亦未覺其然也後因諷誦孟子
本文忽悟其意然後求於程子之說乃若有契於予心

者耳雖由予之愚暗而然然亦可見讀書之不可不熟
而前賢之說其微詞奧義又非一見之所能窺也曰程
子以爲心無出入然則其有出入者其無乃非心之正
耶曰出而逐物者固非本心之正然不可謂本心之外
別有出入之心也但不能操而存之則其出而逐物於
外與其偶存於內者皆恍忽無常莫知其定處耳然所
謂入者亦非此心旣出而復自外入也亦曰逐物之心
暫息則此心未嘗不在內耳學者於此苟能操而存之
則此心不放而常爲主於內矣易之陽絕於外而生於
內者於卦爲復象正如此而其彖曰出入無疾朋來無
咎則其意亦猶是也曰程子又以范氏不識孟子而能
識心何也曰是其氣質之粹美而無逐物之心耳若聖

賢所以通天下之志而盡人物之性者彼固未及知也
或問程子所謂聖人求道之切須求其所以如此者果何
謂耶曰聖人之所以如此亦設詞以教人耳然其所以
欲人之如此則豈不曰道不可以須臾離而天理未易
明人欲未易去幾微之間一有間斷則爲失其本心也
耶自此之外則亦無以汲汲爲矣

或問十章之說曰張子呂氏皆得之矣張呂之說有相復
者則不知果誰之說然呂氏爲詳也程子外書所謂義
無對者意亦通此然孟子所論宮室之美妻妾之奉窮
乏得我此三者或物欲之尤人所易溺或意氣之私人
所不能免者自非燭理素明涵養素定而臨事有省察
之功未有不以此而易彼者也昔程子之門人有爲不

義者或問之曰是人從學之久豈其全無知識以至是
耶程子曰謂之全無知識則不可但義理不能勝私欲
之心卽至此耳愚謂此言以責人言之則恕以教人言
之則切尤足以發明孟子此章之意

或問十一章之說曰此孟子發明學者用力最緊切處而
程伯子之言至矣其言曰下學上達則固不以就於此
而已也其論人心之辨析理尤精其以仁爲就事言者
猶曰以其理而言爾范氏之言明白詳盡得告君之體
楊氏孔子未嘗言仁之說予於論語蓋已辨之其曰仁
人心也最爲親切則得之然亦必以程子之說通焉然
後毫釐之間無所差謬不然則將直以心字訓仁而不
察其名義之所主者亦不能無失矣

或問二十三十四章之說曰范氏詳矣雖以人君之事爲言然學則無貴賤大小之間學者反之於身亦未嘗不可用也張子二說恐皆有未安者孟子所謂愛身亦曰不使陷於不善而其所以養之者則又當養其大者而不可唯口腹之養也其論口腹真尺寸之膚者亦非本文之意

或問十五章之說曰程子泛言非以釋此章之義也尹氏之云則失其序矣大抵孟子此章之要正在夫先立乎其大者之一言耳蓋大者既立則凡動靜云爲皆主於息而不隨於物其不中理者鮮矣范氏之箴蓋得其旨未可以晚出而易之也

或問人爵從之有以爲從之者猶言其任之云爾如何曰是蓋嫌其猶有意於人爵之求耳殊不知此章之意所以爲天理人欲之別者特在乎求與不求之間有意於求則是乃所謂修天爵以要人爵者君子固已斥之矣其或不求自至則是乃理勢之必然者而又何嫌之有哉曰修天爵以要人爵者雖曰修之而實已棄之久矣何待得人爵之後始謂之棄耶曰若是者猶五霸之假仁猶愈於不假而不修耳聖人之心寬宏平正善善蚤而惡惡遲不如是之急迫也且若是言則彼直棄而不修者又將何以處之耶

或問十九章之說曰張子敦篤虛靜之云者於學者爲有功然比之孔子之言則有間矣學者審之

孟子或問卷之十一

孟子或問卷之十二

朱熹著

或問首章之說曰禮之大體固重於食色矣然其間事之大小緩急不同則亦或有反輕於食色者惟理明義精者爲能權之而不失耳權之不失是乃所以全禮之重而淡明食色之輕也觀於寸水鈎金之喻孟子之意亦可見矣而范尹於此皆言有所回隱遷就而不欲言者豈所謂未可與權者歟

或問二章之說曰程張至矣張子姑舉其易者言之而推之以至於事無巨細莫不皆然發明言外之旨尤爲有功楊氏之說亦爲親切但其書又有曰佛者龐蘊有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之說此自得者之言最爲達理

但其言周遮使便通徹亦須把來做一件事若孟子之言則無適不然矣愚竊惑之夫釋氏之言偶與聖賢相似者多矣但其本不同則雖相似而實相反也蓋如此章孟子之言均是行也而一疾一徐其間便有堯桀之異是乃物則民彝自然之實理而豈人之所能爲哉若釋氏之言則但能識此運水搬柴之物則雖倒行逆施亦無所適而不可矣何必徐行而後可以爲堯哉蓋其學以空爲真以理爲障而以縱橫作用爲奇特故與吾儒之論正相南北至於如此今不察焉而以達理自得稱之至語其病則以爲特在於周遮著意而已如此則是凡爲佛者去此二病而遂與吾學不殊也且其所謂無適不然者亦未見其有以發明孟子之意而異於釋

氏之言者豈其記者之失與不然則殆於儒佛語性之不同亦有所未辨矣程子有言以吾觀於釋氏句句同事事合然以其本之不正是以卒無一句一事之同正謂此爾或問於胡文定公曰禪者以拈槌豎拂爲妙用如何公曰以此爲用用而不妙須是動容周旋中禮方始是妙用處以此求之楊氏之言其得失可見矣尹氏推說堯舜孝弟之意亦佳而集義未之載也曰學莫難於知道故欲修身者必以致知爲先今日道豈難知而特患於不爲何哉曰道之精微固難知也然自始學言之則如是而爲孝如是而爲弟如是而爲不孝如是而爲不弟其大體向背之間豈不明而易知乎致知云者亦曰卽其已行之知而推致之耳今曹交於此似有所

未知借曰知之亦未必能行之也亦何暇及乎致知之方乎予於大學之序必以爲因小學之成功而後力有所施蓋爲此耳

或問程子論小弁之怨與舜不同何也曰舜之怨曰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蓋反諸身以求其所未至之辭小弁之怨曰何辜於天我罪伊何則自以爲無罪矣此其所以不同也歟

或問四章楊氏之說曰是則然矣然其意本非以爲君子欲求勝人而後不言利也疑記者小失之讀者不可不察

或問儲子儀不及物幣可反乎曰始交未容逆料其不誠旣受則不可反矣

或問三子之說曰程子張子至矣但張子成性之說有所未安而其曰徒克已而無禮亦何所賴又須反禮然後至者則亦有說焉夫孔子告顏淵以克已復禮而又語其曰非禮勿視聽言動則是已之與禮更爲消長固未有不以禮爲則而能克已者亦未有旣克已而不復禮者也而張子云爾者豈以有若浮圖之盡屏物欲而卒不合禮者耶然若是者非旣克已而不復禮也乃其克已初不以禮爲則而徒自苦耳其論天民乃若王氏所謂非一國所得容一君所能有者尤不可曉其論孔子五薦五就則得之矣曰楊氏如何曰其論不可易地者未必然其曰聖人無取天下之心則至論矣

或問亮之爲義諸說不同如何曰考之說文古無亮字今

以爲與諒通者得之矣然諒有二訓有止訓信者友諒之類是也有爲必信者貞而不諒是也至於執字則但爲持守之意而未有以爲固滯者如中庸所謂固執者是也今程子以亮爲固執固爲必信之意而讀惡口烏則其說宜曰不必信則不固滯矣張子亦以諒爲必信而讀惡從去聲則其說宜曰所以不必信者惡其至於固滯也是雖其文勢小有不同然以諒執爲病則同也夫諒有二義從其一焉可也至於執則無可病之理故吾以是推之而從尹氏之說直以諒爲友諒之諒言君子舍是則無可據守也

或問尹氏去就之說曰三者之去就亦視其所遭之時如何耳孔子皆嘗爲之又可以上下等之耶意者其有所未達於免死之說故歟

朱熹

孟子或問卷之十三

朱熹著

或問心無限量者也此其言盡心何也曰心之體無所不
 統而其用無所不周者也今窮理而貫通以至於可以
 無所不知則固盡其無所不統之體無所不周之用矣
 是以平居靜處虛明洞達固無毫髮疑慮存於胸中至
 於事至物來則雖舉天下之物或素所未嘗接於耳目
 思慮之間者亦無不判然迎刃而解此其所以為盡心
 而所謂心者則固未嘗有限量也大槩此章所謂盡心
 者物格知至之事曾子所以一唯而無疑於夫子之言
 者是也所謂事天者誠意正心修身之事曾子所以臨
 深履薄而無日不省其身者是也所謂立命者如是以

沒身焉曾子所以啓手足而知免得正斃而無求者是也。以是推之則一章之旨略可見矣。曰諸說如何曰程子至矣。然其言有難知者當淡息之亦有記錄傳寫之誤者當明辨之。如曰贊則真養之而已者其誤也。與其曰無限量與三者之名義則至矣。其曰才數著便不盡者論心之發其大目固不外乎四端。然其間支分脉布千差萬別。則有不容以四目盡者。是以不容遍舉而悉數也。其以運用爲意而非心者嫌於不盡其體也。呂與叔最後一書觀之可見矣。其議張子京師長安之說亦至論。但其所譬恐未的。若曰猶居開封而識京師則庶矣。蓋性只是心之理。天卽理之自然處。初非有二物也。其論釋氏有盡心知性而無存養之功者。正承上文譏其

無下學非上達不連屬而有間斷之病耳。非真以是許之也。更以後段答劉質夫之語觀之意尤明白。其論直內方外而曰既無方外則所謂直內者其本亦不是意。亦如此學者淡考之可也。張子之說尤詳。其曰大其心者固善。蓋欲人明理以盡心而不梏於聞見之狹。如其下段物出於性一條所云者。然有大之之意而初無用力之方。又以聖人盡性爲言。則非孟子之本意。其曰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者。程子嘗引以明自慊之意。甚善。而張子之自言則又若有不同者。其曰知性之所從來亦未免爲有病。其曰盡人道則可以事天。又曰性原也。心派也。此類又皆程子所議京師之說也。其曰性大於心尤深可疑。若曰修身養性始能盡性則善。然其後復

有盡心卽記所謂盡已之性者則又牴牾矣其曰舍此見聞別自立見始謂之心此亦可疑大抵其說不免有強探力取之意不若從事於程子所謂積累貫通之說則不期於大而大不待離舍見聞而心之體用未嘗不在我也其論夭壽不貳之說則善其以魚子喻天命之性則又前原派京師長安之說也且魚子旣受大魚之氣則大魚之氣今固已在是矣不必成魚然後爲反原也今以人性本天而皆足以成天之性則方其未成也天人固不合矣此程子所以每致疑於其說也東見錄中有語張子穿渠引源一條正破前原派之說而曰後來此議必改則其惜之深矣今以此語說者考之書未見其有改也豈記錄之有所遺乎范氏篇首大意最善

至引中庸以後則雜亂多失不可勝論惟曰窮理所以盡心者近之至謂盡心所以窮理則又倒置矣呂氏卽張子之說而後段精密有可觀者謝氏充擴得去者得之然其猶在貫通之後乎其以心專爲發用則吾於綱領之篇已辨之矣游氏於此章首尾次序大意甚有條理而其所以爲說則皆老佛之餘也如曰心之地無餘蘊而性之本體見者如曰守靜後本內視反聽致一致專者豈儒者之言而孟子之旨乎其曰至大至剛以直則孟子所論乃氣之本體而以爲養性之道尤不可其說也楊氏心不可無性不假修之說善矣至論心之爲物與其所以盡之者則不能使人無疑尹氏存養所以得天理者大意可觀而於孟子之本文又無所與也曰

然則存心養性儒者之說可得聞乎曰存心者氣不逐物而常守其至正也養性者事必循理而不害其本然也以此推之則儒者異端之辨明矣曰然則心之爲物與其盡之之方奈何曰由窮理致知積累其功以至於盡心則心之體用在我不必先事揣量著意想象而別求所以盡之也

或問一章之說曰程子至矣其曰桎梏死者莫非命然聖人却不說是命此最是得其文義者若張子曰命之於人無不正則非文義而又曰順乃受其正則非文辭矣巖壻一段則善而其他大旨教人毋爲不直之求徒以自陷於不正者警戒尤切學者所當深念也范氏說亦得之所引李泌之言於告君之道尤爲有力尹氏之說

出於程子下章詳矣

或問三章之說程子以求在我者爲義求在外者爲命以求在我爲求義乎則下言求在外者非求命也謂以義而求乎則求在外者不可言以命而求也又有聖人有義而無命與下數節之說則義命之云似專爲求在外者設此乃分析內外言之何也曰在我者如仁義禮智之屬皆此理所當爲以其求之得之莫不有義故曰義在外者如富貴利達之類皆命有所制以其求之雖有道而得之則有命故曰命然聖人則力爲我之所當爲而不問彼之所制故曰有義而無命此以所求之內外而言也若專爲在外者言則後段所謂求之有道者義也得之有命者命也是其言各有當意各有指然錯綜

而言則理亦無所不通也曰程子既曰中人以上不消言命又曰中人以下以義處命矣而又曰聖人而言命蓋爲中人以上者設何也曰以文考之前說兩見皆同而後說無他援据當以前說爲正後說蓋誤以下爲上耳且其後又云聞命而不能安又其每下者則前此固已當有下字矣後段之誤蓋無疑也曰最後一說又以在我未盡雖不可以言命然富貴貧賤壽夭是亦前定然則人之所取亦前定耶曰若是者其貧賤而夭固或有非人所取而得之於天者然無以驗其必然則君子固不謂命若其富貴則君子處之固有得天下而不爲者矣亦安得遽謂之命而安之乎此程子言義不言命之說所以有功於學者其亦前聖所未發之一端也張子說

亦皆善而後說尤詳其言義命似專爲求在外者言之其曰有內有外者是又以求在外者爲自有內外錯綜而觀亦無不通楊氏所論之人則程子所謂每下者耳尹氏以命爲外者亦曰制之在彼云爾

或問四章之說曰萬物皆備之說程子至矣蓋萬物之生同乎一本其所以生此一物者卽其所以生萬物之理也故一物之中莫不有萬物之理焉所謂萬物皆備云者亦曰有其理而已矣反身而誠則張子無不慊於心作德日休實到實有之說爲實若不責之處心行事之實而但欲反心以求衆理而想象安排使其備於此焉則將何所據以爲實而其爲心亦已勞矣尚何樂之可言哉若程子學者先須識仁一條則其說高矣非所謂

盡心知性不假存養者不能及也其諸程子自道其所
以入德之由乎雖非學者之所及然玩而繹之其所以
發人者亦淡矣強恕而行則亦程子之說得之但以立
人達人爲仁之方則吾於論語旣言之矣張子旣誠而
又強恕之說失之其曰誠者自謂之誠亦有誠於惡者
則其失又愈遠矣楊氏之說正是想象安排之病尹氏
雖約然極有味曰強恕初不言忠無忠何以爲恕耶曰
有心爲恕則忠固在其中矣所謂無忠倣恕不出兩字
不容去一者正謂此也

或問六章七章之說曰舊說皆善矣然六章李氏以爲人
而無恥則其爲恥無復可恥矣七章亦猶謂人若不恥
其不及人則終不能及人者於義亦通學者擇焉可也

或問九章之說曰范尹之說皆善而范氏所謂孟子言道
德必以義配者尤有功

或問十章之說曰范氏推言聖人一節甚得言外之意

或問十二章之說曰去惡除害固尹氏所引程子之說也
而程子又自有救焚拯溺之說二者不同子之去彼取
此何也曰救焚拯溺非常有之事所指者狹不當以此
爲說若曰去惡除害則正所謂辟以止辟者彼爲惡以
害人其罪當死吾求所以生之者不得而後殺之以安
衆而厲其餘凡此皆以生道殺之也彼亦何怨之有且
或去惡如伐叛除害如救水火往者不幸而死亦無所
怨此又足以兼彼之說而彼不足以兼此也

或問過化存神之說程子所說固與張子謝氏不同而其

孟子五章下卷十二
後說以無我言過化以在已言存神則似又若張謝之說何也曰張謝之說皆疑於老佛之意以此章上文考之恐其指不爲是也故程子直以所過者化爲及物而於易傳又有所過變化如虎豹炳蔚之言其旨明矣蓋言所過者化則凡所經歷物無不化不必久於此而淡治之然後物從其化也然其曰經歷亦不必爲經行之地凡其身之所臨政之所及風聲氣習之所被皆所經歷也至於無我之說則出於楊氏之篇或者固疑其不皆出於先生之口也所存者神前說旣以立之斯立等語明之則其意亦明矣其曰在已者蓋以化者無意而及物此則誠於此而動於彼如所謂從欲以治也但其感應之速如影響形聲之召有不知其所以然者是則

所謂神耳以是推之則程子於此初未嘗有異說也但張子謝氏文意亦少異張子過存字稍輕而化神字實謝氏則過者存者字實而化神字稍輕暢錄所云蓋同謝氏之說以文勢論之爲優於張子者然其決非孟子之意則均但近年學者淡愛此說故不可不詳其失耳或問仁聲之說曰程子得之矣舊說以爲先王之樂張子從之恐不然也

或問十五章之說曰程子至矣張子天下爲度之云恐非孟子此章之正意楊氏說固善然有未盡處蓋旣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又曰親親仁也則惻隱親親固仁之發而仁則惻隱親親之未發者也未發者其體也已發者其用也以未發言則仁義禮智渾然在中者非想象

之可得又不見其用之所施也指其發處而言則日用之間莫非要切而其未發之理固未嘗不行乎其間要之體用未嘗相離故孟子因用以明體正欲學者卽是而默識之耳尹氏大意得之其曰能不識者則又言外之意也

或問十六章之說曰張子得之矣范氏旣曰聰明聖智矣又曰積而成聖無乃自爲矛盾耶又謂及其爲聖人則是舜之初果爲野人而後乃爲聖人也楊氏非正解此章意者尹氏無我之說亦未然也

或問十七十八章之說曰范氏之言如此亦可謂惻怛而懇至矣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嗚呼難哉

或問十九章之說曰程子至矣然於天民之名亦少有未盡處其曰天民大人亦係乎時與不時者蓋天民專指潛隱未得位者大人則其德已著如乾之二五通上下而言之也張子天乎民者尤爲未安而論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則善必先正物之說似亦可疑豈設辭之未決耶呂氏論天民之異者得之其第二說與楊尹說亦皆善也曰然則此其不言聖人何也曰大人蓋亦通言之矣如乾之大人豈必以爲充實光輝而未化者耶或問二十一章之說曰程子至矣宜溪玩之楊氏以仁義禮智根於心爲本來如此者亦曰其所稟者然耳蓋孟子所謂所性猶性之之云也

或問二十三章之說曰范氏極陳堯舜三代養民之法而歸之欲治天下先治其心者可謂至當之言矣

或問二十四章之說曰程子張子至矣其曰無窮又曰有本當合之曰言道之有本而無窮則善其論成章亦然張子大意得失亦與程子相似呂氏難爲言以上得之楊氏所論勝物而小之者王雱之說也其斥之當矣然此章雜取衆理錯比成文以明難明之理猶詩之有比興也登山觀海流水盈科與也觀瀾容光比也學者反復而詳玩之則可以默識於言意之表矣

或問二十五章之說曰諸說皆善而程子未接物時之論尤能發明言外之意學者所當深念也然程子又嘗言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如此則善利之間相去毫髮苟辨之不明其不反以利爲善者鮮矣此大學之道所以雖以

誠意正心爲重而必以格物致知爲先也

或問二十六章之說曰程子張子至矣而張子之言尤精且詳其論無忌憚者所以愛後學者至矣可深玩也謝楊之說亦善呂氏論文義處得之但所論正權以下多所未安如曰其體純而不雜而以盡物之性爲權則未見道之所以爲體者而物性又在道體之間其論堯舜無能名以爲不在彼不在此不在中則恐亦非本文之正意而近於釋氏不屬中間與內外之說至謂雖爲我而與天下同其利雖兼愛而立愛自親始則其文義尤不可曉夫既專於爲我則安能與天下同利能與天下同利則不得爲爲我矣既兼愛則安能立愛自親始能立愛自親始則亦不得爲兼愛矣兩者相攻如水火之

不相入乃欲兩取而兼存之推尊孟子而并容楊墨得無亦有不叛聖賢而兼取老佛之微意耶

或問柳下惠不辭小官楊氏既以爲和又以爲介何也曰不辭小官和而介也人知其爲和而不知其爲介焉楊氏之說爲有功矣曰尹氏之訓如何曰詩家固有此訓然施之於此則有不通也

或問三十三章之說曰諸說皆善但楊氏以卒能正天下爲久假不歸孔子以仁許之爲惡知非有則誤而胡氏以爲五霸假之未久而遽歸者亦非是蓋如此說則其所以啓司馬公之疑而來蘇氏之辨者蓋無足怪而予已論於辨惑之篇矣集註二說雖若未有定論然皆庶幾其不悖於孟子之本意云

或問三十一章之說曰程子之說曲折詳盡其處義精矣楊氏以伊尹惟知有忠者亦爲得之然孟子但論在我者有是心則伊尹之事可爲一有毫髮之僞雜乎其間則不免爲篡賊耳不以素行之著不著天下之疑不疑爲可否也其曰中道者則善

或問三十三章之說曰范氏詳而盡矣但孟子之言乃理之當然非有爲而言之也所謂急於救民者非是

或問三十五章之說曰范氏所論得其大意而楊氏之說則又詳矣然桃應之問孟子之答皆非以爲真有是事也蓋特相與極論聖賢之心以爲臯陶知有法而不知有天子之父舜知有父而不知有天下各盡其道而不相悖焉耳而楊氏以爲舜之於此猶待於權其輕重而

計其不可以忘父也則非所以論聖人之心矣又謂與之執以正法則何以異於楚人之直躬者又謂既執而後竊負以逃焉則臯陶之獄何以異於灞上棘門之軍哉是皆以辭害意之過是以徒爲紛紛而反病於理也夫孟子之爲此言或者旣不之信矣而信之者其爲說又如此則聖賢之心終亦何自而明哉予於辯惑論之已詳讀者考焉可也曰然則楊氏八議之說如何曰是則然矣而其說施於周世家而不及於舜何哉鄉使臯陶必執而不釋舜必去而不留則朝廷公卿海內臣庶之心吾知其亦必出於此矣蓋法非天降地出亦生於人情而已矣但臯陶必不爲此以私於舜舜亦不以此祈於臯陶此又不可不知耳楊氏後說以爲孟子只是論舜心者爲愈於前然爲舜慮而不及乎臯陶則其說亦有所未周也尹氏之說雖約然極有味學者宜淡玩之大抵當知必有渾然天理而超然不累於物之心者焉則天下無難處之事矣

或問踐形之說曰人之生於天地之間也莫不有形其有是形也莫不有性而本其所得於天者則是形是色莫不有所以然之故焉莫不有所以當然之則焉是則所謂天性者也然衆人梏於氣稟之偏狃於習俗之蔽而不能無人欲之私是以視則不明聽則不聰貌則不恭言則不從蓋不能盡其形色本然之理則雖有是形而無以踐其形也惟聖人能盡其性而無一毫人欲之私雜於其間是以視則極明聽則極聰貌則極恭言則極從

蓋凡形色本然之理無一不盡既有是形而又可以踐其形焉踐云者本有是物而又能脩其實以副之如踐言之踐也程子張子游楊尹氏蓋皆此意但張子第一說爲可疑耳曰楊氏別說有之曰形色天性與釋氏色空之論一也吾聖人以爲天下固然之理而以常事言之故言近而聞者無怛焉異端之學自以爲精微之論故累千萬言而不能竟其義而學者莫知適從此儒釋之辨也子以其言爲如何哉曰予於前篇徐行後長之論旣言之矣然天命之性無一理之不具天下之物未有實於此者而以釋氏之所謂空者同之不亦異乎且若其言則是儒釋之妙同出於空彼之所以爲異端者特以其自謂精微而多言以失之耳若是者予竊深有

疑於其言故不敢以列於集義之書學者誠以程子所謂句句同事事合而卒不同者質之則亦可見其失矣或問四十一章之說曰范氏失之尹氏所引論語之文亦不類也

或問四十二章之說曰張子初說於文義盡之矣其後一說則所以明雖天下之有道而不求身之必顯也范氏引守死善道得殉字之意矣其論人君用人之法亦甚善至謂以道殉人者雖得之無所用則尤切中於事理矣

或問四十五章之說曰程子張子至矣張氏推明程子所以論西銘之意甚善其答程子書時未及此也豈其晚年所見始益精詣也與尹氏一本無僞之說亦善

孟子或問卷之十三

孟子或問卷之十四

朱熹著

或問武成血流漂杵之云乃紂之前徒倒戈之所為荀子以為殺者皆殷人非周人者是也而孟子之不信何哉曰此亦拔本塞源之論蓋雖殺者非我而亦不忍言也程子以為孟子設為是言蓋得其微意矣張子教人讀詩書之說亦甚善

或問好名之人能讓國矣而不能忘情於小物何哉曰千乘之國辭受之間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之地也簞食豆羹得失之際則微矣人亦何暇注其耳目於斯哉此好名之士所以飾情於彼以取美名而不意其鄙吝之真情實態乃發露於所忽易而不虞之地也趙氏舊說不

察乎此使孟子之言爲無所發明警戒而若有所不必
言者范氏因之誤矣尹氏之言若有今說之意然失之
太簡無以見其必然也

或問民貴君輕之說得不啓後世篡奪之端乎曰以理言
之則民貴以分言之則君貴此固兼行而不悖也各於
其時視其輕重之所在而已爾若不惟其是而姑借聖
賢之說則亦何辭之不可借而所以啓後人之禍者又
豈止於斯言乎曰變置社稷程子以爲變其所配之人
諒乎曰以湯變夏觀之則固有是事然初不爲水旱也
且以水旱之故不自省已而遽廢其配祭之人於理亦
有未安者若集註之說則出於彭城陳無已之論曰有
爲句容令多盜改置社稷而加禮焉旣而盜止愚竊以

爲此或有合於古人之意故取之以爲說焉庶乎其少
安也

或問程子以爲夷惠聖人傳者之誤今考之孟子之言此
者非一豈皆誤乎曰未必誤也彼曰聖之清聖之和則
固不患不勉而從容自中矣但其所至出於一偏而不
若孔子之備所以不得班於孔子耳曰孟子學孔子者
也乃屢稱夷惠而淡歎仰之何耶曰夷惠之行高矣然
偏勝而易能有迹而易見且世人之貪懦鄙薄者衆一
聞其風而興起焉則其爲效也速而所及者廣譬如薑
桂大黃之劑雖非中和然其於去病之功爲捷而田夫
販婦大寒大熱者之所便也若孔子之道則廣大而中
正渾然而無跡非淡於道者不能庶幾其萬一如參苓

芝朮之爲藥平居有養性之益而緩急伐病之功未必
優於薑桂大黃非所以施於閭巷之間危急之候也孟
子屢稱夷惠而不及於孔子其意殆以此耶

或問十六章之說所謂合而言之者其以人爲仁之謂乎
曰楊氏之說如此矣非孟子之意也孟子此章但論仁
與道之所以名耳故本文以言之爲說程子亦以率性
謂道道是總名釋之也蓋言人而不及仁則血氣物欲
之私而已言仁而不卽人之身以明之則又徒爲虛言
而無以見天理流行之實故必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
而言然後仁之爲道可見蓋仁則性而已矣道則父子
之親君臣之分見於人之身而尤著程子所謂公而以
人體之亦此意也張子意亦如此而復小異覽者詳之

其曰養生於仁之不得已則其名理當矣游氏以人仁
混而後爲道謝氏以道立而人仁之名亡其皆老氏之
餘乎或曰外國別本人也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理
也智也者知也凡十五字信乎曰不可知也姑記之以
俟知者可也

或問張子接漸之說曰如此則未見其去之甚速之意當
從舊說

或問發棠之說曰范氏言之詳矣然其所以止爲不可復
之故者雖未可以臆說定顧其事勢則或然耳

或問二十四章之說所謂性命者何不同也曰性者人之
所受乎天者其體則不過仁義禮智之理而已其發則
雖食色意欲之私亦無不本於是焉命則因夫氣之厚

薄而賦於人之名也不惟智愚賢否之所繫雖貧富貴賤之所值亦無不由於是也故君子於食色意欲之私則不謂之性而安於貧富貴賤之有命於智愚賢否之殊則不謂之命而勉於仁義禮智之有性也曰然則此其專爲貧賤愚不肖者言之耶抑其通言之也曰孟子之意似若專爲貧賤愚不肖而言者而其推之則亦無不通矣蓋富且貴者雖所求之必得而亦必有制度之節聖且賢者雖所稟之已厚而亦未嘗不勉其所當勉也曰諸說如何曰程子至矣張子又自爲一說於義亦通惟智之於賢者一句恐未必然其曰付命於天責成於已者則語到而意切矣又不以薄而不修不以淺而不勉者亦善最後一段性也命也以下尤佳范氏以五

者之命皆爲天之所以與我者然君子不以天旣與我而不修此則專主於聖賢而言若前所推說者然以爲推說則可以爲正說則有性焉一句爲不通耳楊氏以性中本有聲色臭味之五者終亦未盡蓋推其所自而本於性則可以爲本有而直謂之性則不可此亦當深察也或問以五者之命皆爲所值之不同如舜之於瞽瞍則仁或不得於父子文王之於紂則義或不得於君臣孔子之於陽貨則禮或不得於賓主子貢不能聞一知十則智或不得於賢者孔子不得堯舜之位則聖人或不得於天道此皆命也然君子當勉其在已者而不歸之命此說與張合但賢者一句不同於義亦可通也或問二十五章之說曰善者人之所欲惡者人之所惡其

爲人也處心造事行已接物凡其所爲一皆可欲而不可惡則是可謂善人矣然此或其天質之美或其知及而勉慕焉未必其真以爲然而果能不失也必其用力之久一旦脫然有以真知其善之在已而不得不然決定真實而無一毫虛僞之意然後可以謂之信人矣然亦足以自信於心而已未必其行之充足飽滿而無歉於身也然旣信之則其行必力其守必固如是而不自已焉則其所有之善充足飽滿於其身雖其隱微曲折之間亦皆清和淳懿而無不善之雜則是所謂美人者也然亦足以充於其內而已而未必其能發見於外也又如是而不已焉則其善之充於內者彌滿布濩洋溢四出而不可禦其在躬也則晬面盎背而施於四體其

在事也則德盛仁熟而天下文明是則所謂大人者也然大而化則其所謂大者未能離乎方體形迹之間必其德之盛者日以益盛仁之熟者日以益熟則向之所謂大者且將春融凍解泯然無迹而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其吉凶矣是則所謂聖人者也至於是則造道入德之功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是其盛德至善之極無聲無臭之妙必有非耳目所能制心思所能測者是則所謂神者而非聖人之上復有神人也夫自可欲而至於大則息勉之所及也至於聖且神焉則雖非息勉之所及然非息勉之而不已焉則亦未有至焉者也曰如子之說然程子張子之言可欲則皆以其理言之若與子異何也曰固也自理而言則

凡可欲而不可惡者皆善之理也自人而言則亦必其知是理而志之之後得如是之人也二先生之以理言欲學者知是理而志之以求爲如是之人耳有志於學者不可以不熟考而深思之也但其言則於文義微有不協使可欲一句若無實者故張子又有善信二句離則不可之說蓋推其文義終所未安也故愚竊獨以人言之庶幾不失其文義而其理則固未嘗有違也抑張子之言又有所謂大能成性之謂聖者有以大而化之爲天道神化之化者有所謂心存無盡性之理則皆不能無可疑者其曰求仁必於未惻隱之前明善必於未可欲之際則欲學者用力於平日涵養之功非欲使人求之恍惚窈冥之際也曰樂正子以善名矣而以受變於俗者歟

舖歎從子敖先館舍後長者何也曰言在二者之中則有餘於善而不足於信矣此其所以未免於程子所謂受變於俗者歟

或問逃墨逃楊果若是其有序與抑其偶然言之無先後也曰張子之言則固以爲有彼善於此之意然亦未可知也

或問三十章之說曰此無異說但夫子設科以下舊說以爲孟子之言而讀子爲予則失之矣又有以爲此章皆或者與館人問答之詞恐亦或有此理更考之可也

或問三十一章之說曰張子呂氏皆得之但呂氏說爾汝之實與仁略義詳者恐未然爾汝集註已言之仁義之詳略則不忍之心與害人之心易見而羞惡之心穿窬

之類多端故彼略而此詳欲其於此有以識其推擴之端耳非爲欲其不爲所取者設也呂氏蓋推其說以告君欲其有以審納之耳故其言如此然不先明聖賢之意推說爲主亦非義理之所安也

或問三十二章之說曰不知道者務爲高遠之言則固荒唐而無餘味然欲其近則又鄙淺而無深遠之趣也不知約之可守則固汎濫而少成事然欲其約則又狹隘而無廣博之功也然則所謂善言善道者非有道之君子其孰能知之乎曰諸說如何曰皆得之但張子下帶之說非是

或問三十三章之說曰程子至矣其論堯舜禹湯文武一條尤有功非其學臻聖域則孰能及此乎但以經德不回爲教人之語則小失其文義耳然其所謂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者兼夫經德不回以下而言聖人之事也行法俟命朝聞夕死者以言進學之方也此其等級明矣而楊氏乃以爲至盛德之地然後能行法而任夫生死又以哭死而哀皆爲行法之事則正猶尹氏之論純亦不已三月不違之誤也予亦已辨之於論語之篇矣呂侍講說詳實而於章內數語聖賢之分者有所未明又以反之爲反身而誠則此爲復其初彼爲反諸已其所指亦不同矣呂正字說皆精密但前說乃以行法俟命通乎上文而言則亦誤也謝氏所謂當然而爲之及楊氏所謂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出於誠心之自然非爲人也其說亦善然謝以爲當然而爲之是爲天之道

所謂以此贊夫聖賢則可以此自處則甚乎其廣已而造大矣。尹氏不論性之之德而專言反之之功其意亦善而語有未到讀者審擇而精息焉可也。然是理也三代以降惟董子嘗言之而諸葛武侯言於其君有曰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程子語其門人有曰今容貌必端言語必正非欲獨善其身以求知於人但天理當然亦曰循之而已矣。此三言者所指雖殊要皆行法俟命之意外此則亦寂寥而無聞矣。斯道之傳不傳考之於此其亦可見也。夫或問孔子畏大人而孟子藐之何也。曰程子以爲記錄之誤或然而未可必也。呂侍講敷陳詳實反復懇至尤得告君之體其曰藐之所以敬之則所以發孟子言外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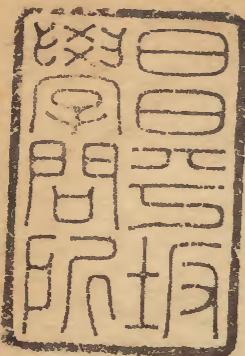
意者盡矣。謝楊以孔孟之分而言則學者所當知也。然予嘗以爲後世之畏大人非畏大人也畏其巍巍然而已矣。故進而君公之退而爾汝之孟子之藐大人也不視其巍巍然而已矣。故雖不肯枉尺而直尋而齊人之所敬王莫孟子如也。特以當世之士以道殉人內無所守故特發此以立其志使其意氣舒展無所拘束勿畏其巍巍然爾若夫君子以禮存心固將無所不用其敬豈特於大人而反藐之哉。

或問養心寡慾之說曰程子至矣而其曰不必沉溺者尤密其論苟卿之失者尤精也。呂侍講所謂天下之難持者莫如心天下之易染者莫如欲其亦善矣。但所謂心者性之用可以成性可以失性則懼其不純儒者之說

也曰周子之言不止於寡而存者奈何曰語其所至則固然矣然未有不由寡慾而能至於無者也語其所至而不由其序則無自而進語由其序而不要其至則或恐其安於小成也是以周子之說於此爲有相發之功焉

或問狂狷鄉原之說曰程子二說皆善張子於反經尤致意焉皆切要之語也其曰正經能久則儘透徹學者當淡念之呂范亦詳而文義間有未安者呂正字說反經以事言之固必至此然後爲盡但孟子之意未必遽指此也

或問卒章之說曰范氏所謂七篇大意者得之矣但禹臯陶之徒本皆名世之士伊尹大公又湯文之師非必見其君而後知之也至於湯文孔子又或生知之聖亦非必聞前聖之道而後得之也此而曰見而知之聞而知之者蓋以同時言之則斯道之統臣當以君爲主以異世言之則斯道之傳後聖當以前聖爲師學者不以辭害意焉可也至於章末二句則孟子之致意淡矣觀其所謂然而無有乎爾則雖若託於不居而其自任之實可見觀其所謂則亦無有乎爾則雖若歎其將絕而所以啓夫萬世無窮之傳者又未嘗不在於斯也學者誠能淡考其言而自得之則古人雖遠而其志意之所存者蓋無以異乎日相與言而授受於一堂之上也故於此竊以子程子之傳繫焉後之君子其必將有慨然有感於斯者夫





Faint vertical text columns within a rectangular border on the right page,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Vertical red text at the bottom of the right page, possibly a signature or date.

